

PL 3090 JFao
JFENG

蕉風

双月刊

473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JULAI / OGOS 1996

九六年七、八月号

RM1.50

PP 595 / 12 / 95

MITA (P) 078 / 07 /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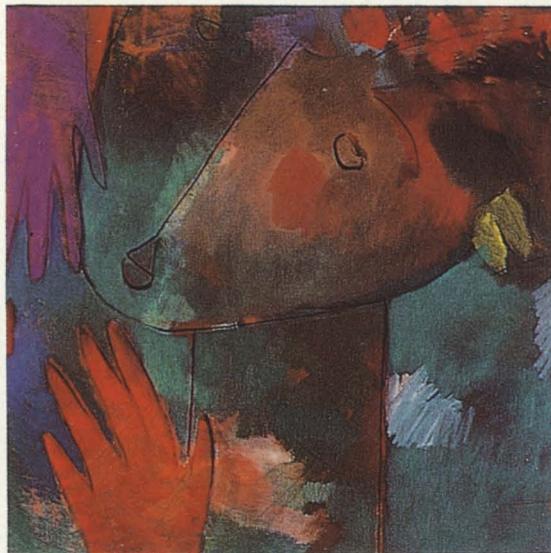


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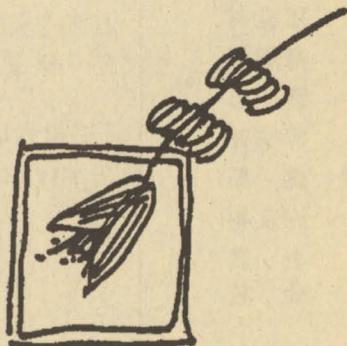
我的暗恋，折成一只蝶。我让它飞进你的酣梦
梦乡里，你的呼吸拉弦着爱神的恋曲，拥舞的节奏
那清盈的歌声，告诉飞翔的彩蝶说
你是我井底苦盼的情人，你是我寻回玻璃鞋的情人
当童话梦醒，你仍是我深恋的梦中人

而你的爱，折成一只流萤，飞进我入梦的窗口
夜夜躺睡在我的耳畔，叙说一椿椿爱情的梦呓
天明之后，你又把爱折成一只飞鸟，在我的天空
久久飞旋而不愿离去，直到天黑

当我们相遇时
便把自己折成孔雀
在起飞的那一刹那，你必看见
原来天生一对并不是偶然
而是彼此明了飞跃的速度
和角度后，才能在飞天时
叠成一只共影的雀飞



文 / 杨康 图 / 丘瑞河



文学评论缺乏

马华文坛缺乏文学评论，由来已久。是没有科班出身的人吗？是文学评论难写吗？还是写文学评论有所顾忌？

时代进展到这个地步，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应该有那么一点的肚量，接受诚恳的批评。写文学批评，在乎一点诚意。无谓奉承，也不宜扼杀。有见地的文学评论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它让作者看见自己见不到的角落，也使读者张开眼界，分享别人的经验。

念文学毕业的大学生不少，我们是多么期望这些年轻人能够提笔为马华文学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只能技术引进，希望国外对马华文学有兴趣的文友提笔为我们的文章作出评析。本期的黄梁、黄万华以及彭志恒，都是国外的有心人。

蕉風

编辑顾问: 白 壮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 辑: 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Sdn.Bhd.,
6 - 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58200 Puchong, Malaysia.
Tel: 03-5752050, 5755890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6 - 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58100 Puchong, Malaysia.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ulau Pinang.

目 录

【彩色文章】

恋	杨 康	封面内页
古渡夕阳斜	沙 河	封底内页
有一座岛	沙 河	封 底

【编辑人语】

文学评论缺乏	编 者	1
--------	-----	---

【沙河专辑】

诗二十一首		49
-------	--	----

【文坛掌故】

郁达夫情书之谜	李远荣	15
---------	-----	----

【评论】

○马华新诗的新形象	黄 梁	18
——《马华当代诗选》扫描		
○对《〈诗选〉扫描》的几点说明	陈大为	26
姚拓创作的民族文化内蕴	黄万华	29
○谈小黑的小说	彭志恒	35

【散文】

故乡蛇	碧 枝	3
只有家如故	孙 珙	6
铲除疾意	心 水	8
雨解	胡金伦	10

【小说】

杀猴	张记书	46
----	-----	----

【诗】

葬礼三宗	夏韶华	47
------	-----	----

【封面图画】

七九河开	崔 海作	
------	------	--

故乡蛇

文 / 碧枝 图 / 张云卿

记忆里，总是有一条蛇从我的梦乡爬过。

梦里，总有一条砍得断却斩不死的蛇。

乡居十几年。迁移以后，我常梦见被蛇猛追！在紧急关头，将心一狠，把手中利剑挥斩下去，那条黑得辨认不出是什么蛇类又明明被我斩成两段的恶客竟能大难不死！头与尾兵分两路继续向我穷追不舍！

恶梦乍醒，一颗心怦怦然，为什么我常常梦到蛇，被蛇追？人说人生如梦，又说梦如人生，梦里春秋，是否真与现实人生有着什么牵连缠扯？关于梦里那条蛇，它为何总要与我作对呢？

梦里，我身轻如燕，飘荡在故乡绵延茂林草莽树顶，极目四顾，炊烟缥缈，寻

寻觅觅，却怎的看不见一个乡间故人？怎么看不到儿时的家院？孑然一身，有一种流落变故的凄然！突然一条黑蛇乍现并猛然向我追击！……

从乡途悠悠梦境搜寻而去，折叠的蛇影如闻管笛起舞，冬眠在往事里的蛇也纷纷苏醒。

儿时，常与幼弟去胶林里小沟边垂钓。一条比姆指头粗大些的青蛇，在我们身旁的树枝上滑溜下来。人蛇对看，瞬间它走它的路，我钓我的鱼，心不惊，胆不跳。从小我们见惯了乡野蛇族。有时姐弟俩在园里闲荡采野生植物探看猪笼草，常会与蛇不期而遇！十来尺长般大或短短细细花纹奇丽的小蛇，看到就如偶遇不识其名的乡里人，从未互相敌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看母亲和大哥合力把一条十几廿尺长的锦蛇分两头拉直，并

且剁了它。那天夜里一家人大吃蛇肉又喝蛇汤。母亲还将蛇胆脂肪收藏，说是可以作药。次日酣睡未醒，母亲神色慌张的拿了一根竹竿冲进房里来，我在迷糊中问：妈，发生什么事啦？母亲急促地说：响尾蛇爬进房间来了！我赶快起身，母亲又转向屋后追蛇去了。

母亲不时把闯进家院的蛇打死，并警告我们要小心：一只蛇被打死，它的伴侣将会出现。尤其自从屋后的寮子那次爬进一条大蟒，吞噬了我们的家禽在饱食中被活捉。母亲警告我们，若是更大的蟒，连人都会被吞噬！不由得我不对蛇产生恐惧！由此我开始怕蛇！觉得打死闯进屋里来的蛇是理所当然！

那时家里靠劳作耕耘，买卖土产为生。母亲常出门，兄长有的工作、有的上学，留下我和幼弟看家。母亲给我们一人一根竹竿以防蛇来侵袭。我俩就同坐在五脚基长条椅上。一条颇大的响尾蛇从篱笆网下爬进来。家禽排在两边对住蛇惊异地咯咯叫，那蛇头昂起有尺多高，一直朝我们坐的方向爬来，还发出嘶乎嘶乎声，我和弟太小，那有勇气与蛇一较高低？两人手软心慌战战兢兢把双脚抽上来站在长椅上，那蛇渐渐迫近

我们的立足点，老天保佑！蛇最后转了方向，向篱笆连雾树爬去不知所踪。以后，我们再不敢呆坐在五脚基，将家门关好，去找邻居友族朋友，有两次玩到肚饿跑回家，正好看见很长的蛇窜进屋里去，我没勇气开门，午餐也没得吃，傻傻地，等到下午家人回来才敢开门，当然蛇已不知去向。



最感惊慌的一次是早晨睡醒，看见亚答屋顶大梁上盘缠着一条大蟒！一人嚷叫起全家大小，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蛇缠在屋梁那么高，怎么打？不然待它爬下来又将会怎么样？苦思无计，突然三哥说：我上去把它捉下来！大家听了吓一大跳，三哥那时也不过十几岁的少年，母亲竟然点头！我最紧张，向来看母亲打蛇，从未见人上屋梁捉蛇。听说蛇会将人缠紧致命的，三哥竟然一点也不畏惧！他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拿了家中母亲常用老人油，搽在一只手腕上，又烧了一把香，一手抓香，一手攀上柱梁。三哥用香熏蛇，然后一手伸过去擒住蛇头颈部，蛇被惊醒很快就整条缠在三哥手腕，三哥镇定地，沿着屋梁移步跳下来。我们的亚答屋有七

排亚答，屋子的大梁之高可想而知。我很佩服三哥的胆识过人！也惊异于一个做母亲的，竟让孩子去做如此危险的事！其实进一步想就不觉得奇怪了，母亲一生经历过大风大浪，曾经一手牵着二哥，背住三哥逃避日机的轰炸，一尾蛇和一场战争相比，蛇就不算什么了！而兄弟姐妹成长后，最敢闯，最有冒险精神也是三哥。三哥是我小时候心目中的第一个英雄人物。活捉大蛇的事在乡里传开，事隔不到一年，邻家也发现一条大蛇缠

在屋梁上，人家来请三哥去捉，三哥如法炮制，还把蛇捉回家里养，关在大木笼里。我们看到了它脱皮的生态过程。可能是人穷累及蛇吧，结果蛇挨不下去都死掉了。

蛇类原本自由自在纵横山野，长年被牢禁，也有忧郁而死的可能吧？人既深谙无法为所欲为，诸多掣肘的痛苦，却又常常凭私心的喜好施于各种宠物。思忆往事场景，我们何曾被蛇咬过？也没确定过蛇曾蓄意要伤害我们，

只因蛇有毒会致人于死地，看到蛇，一律先下手为强。蛇在乡芭野外求生，也没什么告示牌可以让它读个明白，何处是禁地，它们误入人的地盘，理应说是无心之过吧？住在故居十几年，被我们打死的蛇类真不知其数！那些蛇若无害人之心而遭此横祸，不知会否蛇魂不散？冤气难伸呢？事隔多年，几度春秋，蛇仍会在一个又一个梦里追来，还好，是梦就会醒，醒来庆幸安然无恙！◆



只有家如故



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的家有着深藏温馨和心事的厚绒窗帘。窗帘缝隙挡不住的一缕阳光，恰好映在墙角那朵惊心的玫瑰上。

于是，有不知情的新

朋友见我时就说特别想去我家坐坐，去看那窗帘掩匿中的我家。

当然不敢轻易拉了她的手就去，因为那时我还住在一间13平米的土屋，怕淫雨来时，湿软的纸顶

棚上再掉下淘气的大肥猫，吓坏了我的朋友。

拥有一所独门独户的单元房，对我来说不啻于天方夜谭，那时却常去周的家，周属大龄女子，仍待字闺中，家也闺阁式的

架在一条老街拥挤的木楼上。周的闺房狭小却简单，如同她的人，明白简洁不事雕琢。喜欢她的坦然，无论家境怎样清贫都一样谈笑自然不生窘迫。

我常在暗地里欣赏丑丑的她，那正是年轻的我所不具备的品格。相反，我最怕有人提议去我家，因为，那时我心里总以为破旧的家于我是不相谐调的。

常在心里思忖：一旦有了好的家，一定要遍邀好友。那窗明几净的居室，也一定是有着最好的最彻底的装饰，甚至家具也要换上最流行的。当然鲜花点缀，咖啡芳香，细点恭候，乃至华乐缭绕都是不可或缺的。来宾更不用说当是些满腹锦绣一腔经纶的饱学之士。如此的憧憬，多少是对一些西方小说中有闲阶层沙龙的模拟。

这种华贵的奢望伴着我渡过了人生虚荣又虚弱的年华。

终于有了独门独户

的单元房。然而，憧憬思慕中有着牛眼灯照耀的家庭吧台；草坪样的地毯；深掩春梦的厚绒窗帘；以及烹煮咖啡的情调都遗落在岁月的流失之中。

喜欢白璧无瑕的墙；喜欢冬天的阳光夏天的风无遮拦的从阳台上扑面而来；喜欢踩过雨雪的脚无牵挂地旋进家门，一时竟觉得最贴切最自然最符合人性的，便是不做任何追求和雕琢的家。

甚至那些伴我青春伴我生命的老式家具，也如旧式家中再难捕捉住老鼠的瘦猫，或是农舍里不再曳得动犁铧的老牛一样，都纯朴倚偎出令人难舍的亲情。

那日，正缝制窗帘被来访的老友撞上，在缝纫机欢快的歌唱中，老友看着我朴素的家居和不事铺垫的水泥地板说：“这样倒好，坦坦然然的，来去没有顾虑。”

自然也有笑我老土

的，他们不屑地说：“太没档次，太不会享受。”当然也没少去那些装潢得如若宫殿的华宅，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又小心翼翼地参观，还不知道不小心带进去的尘土会不会令主人不高兴。相比之下，还是自己的家简洁朴素得不会令自己和朋友有丝毫拘谨。

于是，朋友该来的依然会来，正是那些无论你贫也罢贱也罢，富贵也罢，愿一生与你为友的人。一杯清茶递上，有话就边说边饮，饮干了再添滚水，说累了就看那杯中女孩儿样清淡的嫩绿。一次有位朋友抚着我家的旧式木桌说：“其实，这桌子你还真不用换了，现在买家具又讲究要原木制品呢。”

我笑了，我自然知道人们眼下追求的是怎样一种品味的原木家具。我用手捋过那已有了宽宽裂纹的老木桌，深深地知道自己对它的眷恋，一如对这不事一丝雕琢的家。

文 / 孙琪 图 / 赖瑞龙

铲除 疚意



文 / 心水 图 / 龚文桢

后园柠檬与无花果树下，有块菜畦约八九平方公尺，外围界线是用红砖整齐划分。十多年前家父每日劳动，施肥浇水除草，种植出好几类青绿可口的时蔬。他返欧洲前花了些精神将种菜技巧对我倾囊传授，天性不喜劳作，我自然是恭聆后便遗忘；任由瓜棚豆架被风雨腐蚀，最终野草横蛮的孳生，父亲经营的菜畦，成了他晚年一片美丽的记忆。

去岁耶诞节前再赴德国探望耄耋高龄的老父，他卧室窗前也有块草地，闲话家常时他总想起澳大利亚的菜畦以及窗前原本属于他的耕地。如今不良于行日夜躺卧床上，除了陈年往事可供怀念，活着只剩余忍受病老孤寂这些无奈的折磨。

父亲无怨无叹的泰然面对晚境，每次替他擦身更衣，我总被激起的伤感无端袭击，很想逃遁。和他告辞，原以为坚强的老人两眼噙着泪，豁达的我竟也被离别苦充溢心灵；狠心背脸仿佛怕被逮捕的小偷，匆匆逃奔出门。

回到墨尔本家里，心绪宛若乌云层层积压，无法开朗；又似逃犯镇日躲于屋内以避追兵，经常纠缠于脑的是生命存在的意义等形而上的哲思，以及父亲痴呆可怜的影像。

那日黄昏喂鸟，骤然触及柠檬树前那堆半人高的野草，原是两万多公里外躺睡病榻的父亲心里温柔的釉绿。如今映眼的却是讽刺的草堆，每根草都象尖刺朝向我，在嘲弄的晚风中，我想起父亲提及记忆里的菜园时那抹神采。假如给他清楚真相，不知道在他无告的孤独时刻会有何种伤心？

做为人子未能定省晨昏，尤其目睹父亲被病痛折磨我又无能分担，那点愧疚不孝便如魔影罩于心，忐忑难安，挥之不散。

决定铲除那畦乱草或许为了圆谎甚至抒发忧悒，也不真正去寻求动机。发心就动手，每日拿利剪割掉几公寸平方，十几天后才醒悟，最初切平的竟又冒出嫩绿，正是剪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改变战略重新开始，拿锄头，受伤的右手肌肉无法操作，改用铲、手脚配合，铲松泥地后再剔出草根。如此劳动消耗体力迅速，只可做上六七十分钟，地下盘根错节，令我惊愕的是泥土里居然有蚯蚓、蚂蚁、蜘蛛、蝎子、蝼蛄、蜗牛、蜈蚣、蚍蜉、跳蚤和不知名的蛹，以及蠕动的昆虫。没想到这块小小草地，居然存活了那么多生命，会动能爬，奔走跳跃，虽然是低等昆虫类，却也是活蹦蹦的众生。

这个意外发现阻碍了工作进展，下铲时再不敢使尽力气，恐怕造孽杀生，先将铲对正泥土，轻轻提脚踩下，摇动示警，让那些机智的无数生命纷纷逃离藏身险地。然后挑拨起松泥，根深蒂固处则要重复多次，才能拔出根须。

有点愚公移山的傻气，反正不急，菜圃变成野草堆也十多年了。当年种菜人如今垂垂老化，卧躺在万里外，时间将人的活力消蚀，也把良田变荒地。我无非想从冷酷的时间里，一寸寸夺回失落废

墟，希望再还原为父亲记忆中那片美丽的菜畦。

虽然好小心，也不免在忘情劳动时用上右手，疼痛次数越来越多。可以在阳光下淌汗，还能站能蹲，比起日夜仰卧床榻的父亲，手痛实在算不上什么回事。唯一难过的事阻碍了工作，口说不急心底其实盼望早些完成，只有八九公尺平方面积，总不该搞上三数个月之久？

经已挖完三分之一，每次站在后园喂鸟，观赏战果，是有点开心。等弄好后再买菜苗，种出鲜绿的青菜，好好拍些照片，寄到德国，父亲看到时相信会很高兴吧！

再不能行路见不到阳光不可以莳花种植的八十老人，日夜忍受寂寞孤独。除了偶然飘到脑里的回忆外，我希望让他心中的美丽记挂，那遥远的南方，曾经由他耕耘过的菜圃仍然有瓜棚豆架，釉绿鲜菜。铲除这块野草地已经是我专注的工作，因为流汗时可以挥走些疲惫……



解雨



文 / 胡金伦 图 / 王鸣

(一) 雨喚

仿佛是清脆的雨声伴我入眠，忽然醒来，豆大的雨点已经停歇在窗前，沾湿了那一片灰黑的水泥露台。雨影漫漶。

和雨季的约会似乎是一种不定时的习惯。清晨苏醒的时候，阳光尚且留连着花团锦簇的清新，但不需一盏茶的时刻，乌云悄悄地从另一方靠拢过来，遮住阳光的视线。当白亮亮的灿烂开始转为暗淡时，花朵赶紧收起耀目的花瓣，低头屈腰，企图避开一场无情的肆虐，雨却开始滴滴答答的顺沿水梯，从天空滑落地面。

偶尔是一个醉醺醺的晌午阳光。延伸无尽的红砖路遗下日光渐移渐动的影子，及杂沓着深深浅浅的足印。沉闷的空气氤氲了数以万计的尘埃，升起沉落，沉落再升起，形成自然界的一种常律。当思绪还来不及从案头的日影退却时，长长细细的雨丝开始施施然从天而降，然后转急成滂沱大雨，亿万条水柱溶化了跋扈的灼阳，落成窗前的一帘雨幕。

雨天也会选择黑夜的寂静，轻叩门窗，拜访深宵中的异乡人。风吟洞箫，雨吹乐笛，协调成一阙大自然的黑暗狂想曲。我时常在这样的雨夜里醒来，翻身凝视窗外的雨景，倾耳聆听风雨谱写成功人的音韵乐符，如若我心里美丽的篇章，唱颂着古老传闻的圣洁灵魂。

今夜，翻飞乱扑的雨点斜斜地落在东方的小岛，落在校园的黄土，落在一个失眠者的异乡梦，甚至落在我的心头上，润

湿那一方缺乏精神文明的花圃。

这是孕育在水深的记忆中，一场汩汩滢滢的温柔的雨，永不干歇，潺潺无尽。

(二) 雨讯

雨过初晴，大地如洗。水蓝蓝的天空清澈如一面海洋的镜子，倒映着海鸟掠空低飞的流影。棉紫色云朵愉快的漂洗洁白的身子，恰像一群毛茸茸的绵羊正被主人牧放至一处属于大自然的青草原，享受天地间的灵秀炫丽。

这时候，雀鸟们兴奋的聚集在树梢头，吱吱喳喳地互相交换消息，关于刚才的一场阵雨。而我，却是迎面而来的煦煦煦风。

(三) 雨象

通过清脆动听的声音演奏，雨的生命完全自由地在我心里恣意奔放着一种无从诠释的图象。它的存在，好比是记忆里的一溪河涧，流动着时光的叮咛，余音袅袅。我在梦回千古的生命转处，恍若走进唐朝诗学的殿堂，看见李太白醉饮江心，月华值盛。然后路经宋朝的词域，只剩李清照独自寝卧空闺，泪雨簌簌滴湿一张发黄的自画像。时光的隧道蓦地把我引进现代文字下的雨图，它的面貌通过生花妙笔的精粹描摹，突显千变万化，永远披挂着一层薄纱，难以窥视它最真的清华。因此雨的溟蒙一直是日后记忆中最圣洁的神秘。

有时雨会信步而来。委婉动人的身影，不带一丝繁华俗尘，摇摇晃晃斜斜漂漂，断线般的飞舞成窗前春雨。淙淙的水流声波影潋滟，蕴含了万物生灵对生命的无穷哲思。

记忆的深洋里有这么一幕：急雨化成豆粒般的水滴，密密麻麻的编织一张巨大的水网，囚困了闪避不及的人群。水声滴沥，仿如江州司马正聆听女子演奏琵琶别怨，尽把悒郁的心情弹拨成大大小小的水珠，追逐凌乱匆促的足迹，似乎欲从众人里寻觅他的身影。可是黯然回首，却是一片水光光，暗流潆洄，绝伤着痴心的凄迷。

我曾走在这样的滂沱大雨里，任由无根的思绪悠悠飘飞。忽然眼前掠过一对人影。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汉牵带一个身穿小学制服的幼童，横穿雨帘，涉水慢行。他头上披盖一件陈旧的灰黑破大衣，同时紧扶幼童的小手；幼童身穿黄色触目的雨衣，头上顶着一把雨伞。俩人紧挨肩踵，蹀躞的跫音慢慢溶入雨中。我静默注视渐行渐远的背影，眼前竟升起一片白蒙蒙。回到家里，雨势遂缓，终日阴霾的云层开始露出光亮的酡颜。那时已是日暮时分，夕照斜晖，院子里遍地落叶缤纷。我的心却遗失在一条街上。

一场雨中的记忆，让落入凡

间的小天使用温情的色彩描绘另一节不需言释的原始图腾。此去经年，亘古的生命情结延续永恒的反思。



(四) 雨画

我的生命旅途行经小岛终于落实成美丽的驿站。

小岛倘佯在马六甲海峡的湛蓝怀抱，终日荡漾着盈盈水意。我住在小岛上的一方乐土，朝迎日烨，暮送夕霞，阅读学深如洋的圣贤知识。

小岛的三月天泛滥着一片红海，校园里的凤凰树殷勤的传递火苗。此刻正值东北季候风狂横地吹越南中国海，带来了炎炎的赤道长夏。

凤凰树茂盛着炽热的生命力，撑开千万朵红伞，以一片红澈澈的火焰燃烧整片无垠的天空。含苞待放的小花蕾在日色阳光的呵护下，展放出丰沃的繁殖延续。把无数的喜悦种子付托于徘徊在花林里的采蜜客，传送至别处的绿原。没多久，层叠的花瓣纷纷挨肩骈足的迎接花季，火红的锐意迅速从一棵树烧至另一棵树，放眼看去，一发不可收拾的火势仿佛要占领这一个夏季。

正当娇嫩的小花蕾欲探头探脑之际，赤道的午后暴雨随时卷云迅至，令人有措手不及之感。暴雨过后，满园遍地尽是一片褪色残红，梢头仅存的凤凰花经过雨水的洗礼，似乎更为红艳夺目。

生命本是一程无奈的游戏。今日百花千姿，他朝落地成魂。两者之间经常循环着一种名为因果的命运。红花凋殆，供给母体急需的养分，以期衍未来的新生命。

如果它的落红是肩负着护花的天职，用单程旅途换取来时路的记忆，去等待下一个和长夏进行邂逅的际遇，那么这一场风雨依旧是芸芸众生所想象的无情物吗？

(五) 雨魔

成长的岁月年华，雨季总是在我心里狂野着骄纵的舞姿。对雨的记忆特别有一番刻骨铭心的滋味，莫过于从长辈们的口中闻知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创伤。每当提及此事，我看见长辈们的眼眶盈满痛苦的泪水，好象当年的暴雨仍然倾盆在他们的心灵。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东北季候风以相同的风速驰越赤道线，吹向马来半岛。各方不利的战情报告翻搅着半岛人民忧心忡忡的心情。家家户户坐在晕黄的火水灯下，嚼蜡般进食着极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晚餐。

当年的爷爷仍是一名割胶工人，他带着家眷大小在胶园深处与大自然搏斗，图取三餐的温饱。在爷爷的记忆匣子里，日本蝗军的侵行如同一阵狂风暴雨，挟带怒吼咆哮的狂嗥，翻涛汹浪般淹没马来半岛。华巫印三族的命运浮沉在太阳旗下的血红溟海。

南洋的热带雨林是爷爷心田的一处失落天堂，更是许多海外孤儿开垦辟荒的新梦园。挥别祖国家园的瘠土，千里迢迢飘洋渡海，却被迫面临命运之神的巨大考验。日军的铁蹄过处，必定鸡犬不宁，血

(七) 雨语

雾四溢。爷爷日夜紧守门户，一旦任何风吹草动，必定携家躲往荫林敝天的丛林，避开日军的耳目。

日军连续展开残暴的大屠杀行为，赤道线的白昼和黑夜开始披上血淋淋的污衣，绵延着数十世纪以来已不能逃避的悲剧。爷爷终生不能泯灭的回忆，是村庄的老少妇孺被日军大肆掠杀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只能透过树树叶叶的隙缝亲眼目睹血腥的历史，一段永远不能以借口而扭曲的史实记载。那些苦难的日子，天空似欲哀悼逝去的无辜灵魂，终日哭哭啼啼的落泪，落得马来半岛漂渺渺，地平线的尽处迷离着看不见的幽幽茫茫。橡胶林外堆叠的尸首，被雨水浸泡至肥肿发臭，透出阵阵异味，睁眼瞪目的戚容好象正向上天提出不公平的控诉。从此以后，这场雨一直不停地落在爷爷的生命旅程，永远没有天晴的金光温暄。

(六) 雨简

人生是延续持远的长路。生命的细雨飞花鼓动游荡的灵思赶赴一程又一程的心灵飨宴。于是我们一同走过赤道线的蕉风椰雨，走过曲折连绵的热带胶林，走过古城斑驳剥落的旧事，走过人间的繁华岁月。曾经那样童稚般的青春年少，已经不可避免与时间竞逐赛跑，进行与永恒拔河的游戏。尔后家乡的晴阳骤雨，遂形象成我日后心中的神州大地，犹如山水墨画的波澜壮阔情怀。

也需生命中的流放是一种绝望的凄美，构成鲜明的回忆流动着意识的河，持续川流不息，就象雨后的广袤山丛，辽阔万里的绿野，温凉的和风不停地招手问好，婉转的鸟鸣留住了深林的宁静，我们渐安祥于憩息在大自然的眠枕里。

行吟至今，眼帘尽处，极目生光，轻雨如飞花般徐徐洒落。满园呓语种种，飞翔成文字的光影语象，骤然躺在繁密的星光道路。我回头想望，时间的脚步加速跨跃前方，顷刻已在千山之外，杳影依依。

后记：

天空层层叠起阴沉沉的乌云。我收到叶明的来信，告知患染胃癌，情形很不乐观。我的心不由得往下坠，坠入无底深渊，眼前的视线渐渐一片模糊……

小岛的夜晚，终于落下轻若绒毛的雨丝。我翻开黯伤的心情，再次阅读一张诗人的脸……恰似他提起命运的调色盘，为雨声涂上一点色彩。

◎李远荣

郁达夫情书之谜

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名叫郁达夫，他与鲁迅、郭沫若齐名。郁达夫不但文章写得好，人也风流倜傥。他追求王映霞小姐采用情书攻势，更成为文坛佳话。

话说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南侵，王映霞带着寡母和三个孩子，从湖南汉寿逃难至长沙，准备再转车到福建，与在福建办事的郁达夫团聚，但一到长沙火车站时，在一片混乱中挤上了火车，却丢了行李。在行李中有郁达

夫写给她的全部情信。这是中国文学的珍贵财富，她感到十分可惜，但又无可奈何，只得继续向福建进发，终于到福州与郁达夫团聚。

这批珍贵的郁达夫致王映霞情书，流落何方？下面是它的答案。

一九三九年，粤汉铁路局总稽核处会计燕孟晋在长沙火车站散步，偶然看到一大堆废纸在燃烧，他无意中用手杖一拨，看到了大批书信，信封上写有“王映霞”，又有“郁达

夫”字样，马上警觉起来。燕孟晋是武汉大学毕业生，平日留心文学，见到之后立刻知道这些信函的价值，赶忙从烈火中抢救出来。幸免于火劫，于是这批二百多封的信函就成了燕孟晋的私藏。

林艾园是燕孟晋在湖南衡阳粤汉铁路局的同事，且对文学颇有兴趣，他最初是在铁路局宿舍里看到这批郁函，印象颇为深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林艾园和燕孟晋两人先后到了香港，燕孟晋行箧中



作者和郁达夫前夫人王映霞女士合照

随带郁函，林艾园获悉，再向他借来细阅。以后，燕孟晋回国，未曾取回，从此，郁函由林艾园保管。

一九五六年左右，燕孟晋作为鞍山市人民代表来上海参观，而林艾园正在上海从事文科教学，两人见面时，林艾园要求燕孟晋把这批郁函送他，燕孟晋答应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批郁达夫情书，被作为四

旧被红卫兵抄家抄去。文化革命后，“落实政策归还物资”时，林艾园要求归还郁函。后来，一位中文系学生某君，在经手发还他一箱东西时说：

“郁达夫的信就不还你了。”在当时风头火势之下，林艾园也不敢吭声，估计郁函已落入私人之手！

一九七九年春节，林艾园清理居室走廊外扶梯下的储藏小间，搬出历年堆积发霉的旧报纸、杂志，

准备送废品站去火化。在底层报纸堆中，他无意发现残存的郁函，夹在中间，也未被鼠咬虫蛀，真是喜出望外。

这次拣到残存的郁函有七十多封。林艾园想，郁达夫是三十年代著名的作家，目前国内外有许多人研究他，所以他想，这七十多封信应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处理。因此他把郁函全部交给上海图书馆。凡是研究郁达夫的人，都

可依该馆规定，前往借阅。

这批郁函都是写给王映霞的。其中第一封写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最后一封信写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持续时间约十一年半。

也许读者会问，燕孟晋交给林艾园的郁函明明有二百多封，现在有下落的不到一半，另外一百多封的郁函跑到那里去了呢？

不瞒你说，这批失落的郁函有一部分为我所珍藏，其余部分不知所踪。读者一定很感兴趣地追问我收藏郁函的来源，这又是一个谜，请允许我保留一点私人秘密，等适当的时机，我会向大家揭开这个谜，并把全部郁函公诸于世。

映霞：今天决意的事情，请你不要再变更了。你够糊涂，我真为你没法向国家去借，你决定入校之后，希望你再来剧场社一次，我们还可以仔细谈谈。附上海重要的信一封，你去入校，就函示他，或者有此费用可以免除，要他免除，了，也如有钱，你坦诚如何，在校之日，你来看我一次，寒，别忘了。

辛未年三月九日
晚

上海寶山山路三路德里

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信函

何谓“马华文学”？由于马来西亚历史变迁及文化多元的复杂性格，马华文学的界说、蕴义值得深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受教育背景及生活指向的差异，同时并存三种语言表达的环境：华语、巫语、英语。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马华文学涵括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以文学语言学的立场，马华文学意指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定位视域各有不同。本文指涉马华文学率以“华文”为范畴。

位于以马来语为官方语文的氛围中进行华文书写、思考，攸关大马华人文化认同的挣扎与奋斗，正因此，马华文学的存在值得进行关注，这也是陈大为先生编选《马华文学系列》的编辑理念。透过对马华文学进行断代编码，呈现当代马华文学的剖面概况，企图拼构当代马华文学的

新蓝图。“对世界华文文坛而言，马华文学一直是个寂静的存在，身为马华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让国外的学者和诗人认识当代马华文学，从诗开始。”（序），于是一部厚达三百多页，收录十五位作者，总计六千行左右的《马华当代诗选》于焉诞生。

诗选的搜索范围先以《南洋文艺》、《文艺春秋》和《蕉风》双月刊的作品为主，再参照各项诗奖的入围作品，从中精选出十八位入选者（应允收录者十五位）。入选的指标据序言乃：“在近五年间创作质量均优的诗人”，这是本诗选的一项特色。年限（一九九〇——一九九四），再加赋五百行的初选份量，筛选原则具备对创作者专注精神的衡量，这是一张当代指标取向的编选量表。当然也不无

马华新诗的新形象

——《马华当代诗选》

扫描

文 / 黄粱 图 / 曹明冉

遗憾的产生下列结果：五年内品质参差与质优量少者无法入围。未入选者非代表不够优秀或无佳作，因于本书的评选原则不是史料意义上的佳作选辑，而是一部以个别作者为中心的诗选，这是认识《马华当代诗选》的阅读前提。



“建构马华新诗的新形象”（序）
——新形象——如果意指当代现况，本诗选的断代年限毫无疑义可以达成编选目标（马华文坛上一部文学大系只收到一九七一年为止）。如果新形象意指文学意义的开创，这个目标能否达成相对困难，必须进行更大规模的史料并比研究。本文限于篇幅拟从诗选收录作品作语言空间特性概要分析，探寻其中发展轨迹，思考美学动向，兼及选编意义的文化考察。



语言现象的概要分析

诗选收录十五位作者，以字辈划分为三卷：五字辈二人、六字辈八人、七字辈五人。五字辈代表一九五〇—一九五九年出生的作者（余类推）。按本书序言，五字辈诗人因语言的诗质太粗糙而仅入选二人，待从五字辈文本作检证，例举沙禽诗：

不动声色

那覆盖着宝藏和骸骨的大地也覆盖着
历史和故事
偶然和必然

——《地下城》

许多事物

总会蒙尘

正如许多人，无法逃避
饥荒和战争

——《未读的书或未写的诗》

如果诗意图指可以引起阅读想象的文本韵律，上引段落意指平浅牵动不了想象空间成型，诗质欠佳确属实情。然纵观全书六字辈、七字辈作品，诗质疏松现象其实遍存，可以轻易目击，绝非五字辈专属，下引六字辈数人：

这已是进入童谣的年代
我家就在溪前那片稻花的香里
清晨时总有鸡啼把我叫醒
而梦和体温却残留枕上，还有星光
依偎着充满情绪的暖被
试探和摸索，太阳刚升起来的肤色

——辛金顺《年轮》

我放下这本有你的纪念专辑的杂志，一边用饭一边想起你画中贫困的吃薯者，想及你一生的艰苦与执着，不禁觉得喉中有物哽塞却吞咽不下呛咳咳嗽不出——

——李敬德《待焚私函一封》

《年轮》是优美的分行散文，虽有诗情画意，语言结构却是散文式的铺叙描写，作者的情感过度黏在文字上，而诗需要适度的疏离抽象过程，以迫使文字追寻自立独存，焕发诗意图响。《年轮》的缺失亦非关田园怀旧，题材的取撷和诗能否成立无关，田园乡土当然可以写出超越时空的诗篇：

脚丫触到熟睡的鸽卵
我伫立在巨大音乐的中央
清凉薄荷的中央
慢慢融化……

——钟怡雯《河宴》

上引四行写出了人与自然的融合状态，音乐从文字中弥漫溢出，诗意图响隐隐缭绕。《河宴》富有地域气息，清丽悠缓的乡土素描，可惜诗质醇厚的片段仍无法通篇贯穿，兼夹叙述的部分尚待精构。《待焚私函一封》是直面现实的文本，但意指太过明晰，语意高亢而诗意图象呆滞，文字只剩意识功能匮乏想象空间。相对比较善用比喻的另一文本：

后来鸟们都被砸死了
鸟尸零乱散布在天空
摆着飞翔的姿势
坚持，不掉回来

——吕育陶《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

心灵的自由飞翔被牢实的人心牵制，可鸟的天性岂能被淘汰，抗议隐现于诗行间，形象思维生动有力，诗思新颖。《在》诗由六诗段合成，赋有想象交织之美，可每诗段前又加赋诗札形式的说明文本，无理地为诗歌正文加披累赘装饰。类似的习癖也发生在吴龙川的《工具箱》一诗，正文前后的说明文字对读者的想象力作出定向规范，实属不智。以上总观，“诗的意义”未做严谨思维影响语质的精炼淬简。

七字辈的诗质参差更形不均衡，值得一记的是邱琳钧和赵少杰，两人皆“魔鬼俱乐部”诗社成员，诗风带有生活话语的特质，以冷讽的语调面向当代生活：

唯一想做的事
嫁人
嫁给一个
没有了欲望的富兽
然后
在他骆驼背上
继续写诗

——邱琳钧《考试前夕》

家里的冷气不冷了
大哥的言语更甚
我越来越讨厌他
一如坏猫吃发霉沙丁鱼
不知为什么总发作不了
一场战争

——赵少杰《TO DEAR 卫》

语言节奏、心灵韵律无可置疑的具有当代话语的特色，走入生活的姿态亦极可取，祈使在解构的文字中呼吸的未来派，然诗

意探索失之轻触，尚欠穿透现实的能量。

邱瑞钧、赵少杰的当代话语风格在吕育陶（六字辈）诗中即有先兆，把吕育陶归入七字辈恐怕更允当，而七字辈的林惠洲、黄暎胜诗风则靠近六字辈诸人。同样状况检证陈强华（六字辈）的现实取向也和五字辈的沙禽、叶明相近，和六字辈的林幸谦等不类。字辈断代法虽是马华文学的特色，但以如此靠近的视点观察，彼此之间风格渗透差异难辨。用年龄层级作世代划分其实相当勉强。从语言现象作区别，五字辈的现实主义诗风的确固执而保守，但其中仍不乏动人佳作：

或者你说
这行程莫非河川
但它有两个方向
有时向下有时向上
并且最汹涌的地方不是海洋
只是
蜂拥而至蜂拥而散

——沙禽《行程所见与不见》

“蜂拥而至蜂拥而散”的深刻体悟带有岁月浸润，这是年轻的作者们难以逼近的境地。叶明的《婚姻》也是写来哀婉深沉，撩动心神。

现实主义诗风的写实倾向时有过度阐释的危机，直言的陈述经常切断诗意，削弱意象自身展演的无限生机：

时间的牧羊人
试着牧放雪白的羊群
嚼食草原急速长大的黑暗



黑夜比我早睡去
我醒在夜之央
在山崖边缘数星星

——陈强华《暗夜》

上引段落前三行美妙精当，后三行却无端沦落为说辞，吵醒了原本神秘的诗意扩延效应。

我应该这样说
思想里一定有死亡的蘑菇
急速地腐烂，再生
以梦显现

——陈强华《和递变的文字》

“死亡的蘑菇”诗意暗示结实而饱满，可老练如陈强华犹恐阅读者无法感知，不作明白吐叙不肯罢休，受害者最终是无辜的

诗歌。被写实牢抓，或介入诗行过度阐释的写作惯性，形成诗歌坎落的陷阱。为想象强设框架无端迫害诗意的现象，常态性地出现于各世代文本中。留给诗歌更宽阔的虚白吧！让文字自行发光。

美学视点的特别注目

十五位作者中可能赢得特别注目的林幸谦、陈大为，相对而言也是美学自觉较为明晰的两位。林幸谦以隐喻修辞和结构思维见长，“父亲”、“母亲”、“处女”、“肉体”、“爱情”、“婚礼”、“雨林”等在林诗中植有系列性的隐喻作用，擅以对立视点作结构思维，上下交织成一幅边陲与中心推迫排荡的哀惨陈辞，饶富深意：

上

我学习父亲
找寻肉体的春天
四海散播我理想崇高的精子

变态的父亲向我纯真的肉体
施展千古不变的，爱情诺言
庸俗的岁月在体内震荡
放荡的话语
反复玩弄我
政治与父亲之间的爱情

下

避开禁忌的门廊
我推开，政治的花园
到处是禁忌的墓志

满园的玫瑰都死了
而盛开的肉体
使我的阳具哀痛

我和父亲的肉体
在冬天的岁暮接触
双重的猥亵
在集体禁忌的告示牌下
寻欢作乐，暂忘
自我颠覆的灵魂

——林幸谦《父亲的肉体》

林幸谦的主题探索焦注于政治游离与文化归返的矛盾冲突，现实的挫败与梦想的依恋交相呼唤，隐约喻示存有命题在个人生存与历史境遇中的焦灼彷徨，不安而破碎的语境里满布难以言明的心魂葬仪，文字



断连有致，凄烈起伏：

在最凄美的生命地带
我梦见
骷髅的泪如秋雨飘坠

嵌金的生命灵柩中
我恋栈，依旧为妖
为神
为兽
裸裎在骷髅内深寂沉思

母亲
我非求欢
乃求死者 在爱过
恨过的骷髅内
爱着
恨着

——《生命启示录四》

陈大为的语言风格卓然特色，修辞造句层叠架用喻拟，并以辞类功能转换造就特异语码，语言空间满布文化意象，主题探索专注于重构文化历史，赋与古典主题当代性诠释，令人耳目一新。《曹操五首》从五个角度重塑曹操的性格、生平——一、大阵仗（历史战役）二、大气象（曹公诗）三、说书的秘方（演义小说）四、白脸刻板（戏剧诠释）。第五段的“齐聚一堂”赋予结构巧思，将不同时代的三个角色以时间错位的手法安排对话。历史人物作当代显影，想象奇绝：

我的阅读始于哥哥的连环图
止于昨日才看完的裴氏注
两支兵马便在肺里厮杀

最后求贤令引爆了我胸膛
整个书房向枭雄的豹胆投降！

罗贯中很不以为然地敲我脑袋
想放几尾杜撰的龙蛇来把我殖民
我翻出一堆史料坚守城池
第五首曹操写到这里……

曹操就来了

杀气腾腾地坐下，剑放桌上
夺过罗子的龙蛇单掌把玩
“还，还你清白，好吗？”
“不必！”
魏初的血腥似狼群窜出冷气机
第五首曹操写到这里不得不停笔。

——陈大为《曹操五首·五》

陈大为的诗作经常全篇连缀操作性语符，刻意建构“语言异域”，语感沉着情意深藏，不易亲近。晚近诗篇适度融入口语句型，语言作为工具性与音乐性得到交糅协调，情感负载与意义探索期以平衡。《世界和我》的主体抒情深浓，但介入现实的身貌仍经过抽象化程序处理，将主观感触安置于人生岁月的架构中，藉以召唤普遍心灵的回音：

“对蚯蚓而言一亩等于整个大地，”
老师还强调：“有出息的梦
是车水马龙的。”
什么是车水马龙？妖怪吗？
耕种的早晨是愚蠢的早晨吗？
有鲸鱼吃奶的海洋是真的吗？

——《世界和我》节录一

昨晚，早走的老伴来探我
我躺在医院的床上
雨很大雨凄美着咱们的对话
两支牧笛在听觉里萌芽
把我吹回生命的丹田竹马的岁月
世界还是两个生字热腾腾的包子……

——《世界和我》节录三

选编意义的文化考察

《马华当代诗选》集结的十五位作者，年龄最大是一九五一年次的沙禽，最小为一九七六年次的赵少杰。以三十岁作中线，则三十岁以上六人，三十岁以下九人，青壮代入选人数少于新生代。此一现象从正向观察：新生代的写作热情正在急速催发，此事嘉美；从负向检讨：青壮代选编样本太少，无法提供读者对马华诗坛的整体场景鸟瞰。当然，以近五年的创作实况作为搜选范围的断代切割，年限内创作量不足者自然无缘列位。这是编选原则难以两全的困境，本书能有效显影的范围、重点是马华新诗的当代风貌，且局限于近五年的现貌（九十年代前半），但为何不是近十年或近二十年？假设调整年限，五字辈入选者或能稍增几位，五字辈的现实主义风貌将能更完整呈现。以发展轨迹作阅读思考的读者能从更宽广的视点凝视马华新诗的转型关键，对六字辈的风格型塑及其转变较能充分掌握，对厘清从哪里出发？目标何处？的马华新诗定位问题应有实质助益。七字辈的后现代风格取样也不甚充足，虽有五位入选者，林惠洲、

黄𬀩胜、许裕全可归入六字辈的主流阵容，后现代倾向的风貌在全诗选中仅成点缀，无从把握其未来可能动向，不无遗憾，也扣克了本书编选目标：“建构马华新诗新形象”的前瞻意义。

全书中心议题定位于新形象与新主流的对应关系，而以六字辈为核心的新形象整体轮廓，基于诗龄及阅历，仅能突显扎实建基的风貌，富于美学意义的诗歌大厦，仍有待于深锐的思想观察及想象动能的飞跃推辅。历史的进程是流动不居的，前后摇荡，反复摸索，连锁关联疑阙的诗选不易取得阅读参照点，形象廓清的工程难于有效达致，只得期待下一部五年诗选再作衔接。



本诗选可能呈现的另一命题：“马华新诗的地域性”，粗略观察，无论题材、风格皆无特异突出的美学效应，以本书选样而言非关核心命题。其中或有丛林聚落寻思，或华裔族群面对马来政权强势操作而片断闪烁的流放意识与孤立意识，但都非属探索焦点，或止于孤例。倒是许裕全的作品背景篇篇落实于台湾现场（和作者旅台就学有密切关联），此一命题饶有趣味。十五位诗人中有旅台就学经验者九位，比例颇高。只从本书局部选诗不易看出横向影响的明显迹象，旅台作家的台湾经验及其影响恐须全面观察方能澄清。

马华文学诚如编选者言，一直是个寂静的存在，寂静对比于喧哗，意涵边陲与中心区隔的文化方向感，从马华的边陲视点看世界华文诗坛幻生失落，但“世界华文诗坛”究竟何义？中心如何建构？这些问题就教于台湾诗坛一样难于捉摸，犹待未来历史的严酷考衡。当然，落实于具体现象，比方和本书同年同月编定出版的《新诗三百首》（台湾·九歌出版社），号称华文新诗的世纪之选，探身入里仔细

寻索，马华身份的诗人仅录吴岸一人，堪称寂寞（或许资料有限，不易圈选）。假若《马华当代诗选》能提早一、二年催生，实际入围的马华作品理应倍增。可一部两人编定的诗选便能形成中心乎？或一部《马华当代诗选》便能完成定脉分流的格式版图？不！诗歌脉流的定石唯只诗歌而已，唯一具有发言资格的仅是一篇篇的具体文本。堪称中心者唯有诗的重量、诗的深度，而非喧闹的传唱吆喝。永恒的诗篇一向孤独，至少在幸存的时刻里向来如此，何言寂静与喧哗？扫描《马华当代诗选》的上百诗篇，可堪告慰者，诗行中四处流动着真挚情意与能动潜能，不虚此编。它的视野展望于未开显处，正待持续经营专注锤炼，何况作者们正当少壮，值得期盼。

不论地域，不论语种，毫无例外的公平对待每一个创作者的，是未来。不必斤较于当代评比，自限地区区分，诗之光华峥嵘独立，自然芬芳。



出版消息

- 书名：《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
出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主编：钟怡雯
定价：RM20.00
邮购处：Woo Kam Loon
6, Jalan Api-Api,
Kepong Baru,
52100 Kuala Lumpur.

文 / 陈大为 图 / 陈昌孔

对

《〈诗选〉扫描》

的几点说明

每一部诗选都有其局限，都有可以批评的缺点。身为《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的主编，笔者非常乐于接受批评的声音，因为所有的观点都有它的理由，有它可取之处。台湾诗人及诗评家黄粱对这部诗选提出锐利而客观批评，由于他对马华诗坛的陌生，更能检视这部诗选的直接编辑效果。在推荐这篇评论的同时，笔者仅就黄粱提出的某些观点略作补充说明。

黄粱首先指出“诗质

疏松的现象其实遍存……绝非五字辈所专属”，这一点必须从另个角度来看：所有入选者都有300行左右的作品，这是个人作品质量的考验，一位偶有佳作的入选者势必在此一篇幅里露出破绽——创作水平的不稳定。以辛金顺为例，共收11首诗，从《夜读大地经书》到《最后的家园》，作品的时间跨度为五年，忠实地纪录了诗质由疏而紧的风格演进，其中不免有诗质相对疏松的旧作，也有较严谨及精炼的新作，这个转变的契机

何在？有待读者从作品的年份和作者简历里去洞悉。其他入选者也一样，只是松紧比例的高低有别而已，黄粱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承认：马华文坛本来就是一个中水平的文坛，诗质疏松的作品俯拾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各字辈作者都遍存这个毛病（只差在个人的疏松程度与比例不同），所以在编辑诗选的时候，我们当然得排除“太粗糙”的作者。虽然还是逃不过高手的法眼，但我们已尽力。

其次是字辈的划分，风格之间的互相渗透是必然的，尤其60年的陈强华形近5字辈，70年的林惠洲、黄暉胜无异于6字辈，而68年的吕育陶则下启7字辈诗风，字辈之间的互相影响在这两个“边缘地带”最为显著；在这平面的年份因素背后，留学背景的异同其实是更重要的影响源。如果我们要突显5、6、7字辈的风格差异，就必须各收20人左右，才能鸟瞰出整个蓝图。所以“字辈”并不

是一个精确的世代划分法，它只能成为“一项笼统的风格指标”（《诗选·序》），况且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划分，不够科学，但作为一种现象的存在是有其价值的。这部诗选采用字辈分卷的主要目的，在于突显这五年间马华诗坛主力创作群的分布。至于这部诗选无法显示的字

辈风格，则留给有兴趣的研究者进一步追踪。

至于调整年限至十年

困难，我们的能力只能掌握1990年以后的作品与作者，加上篇幅等诸多因素的考量，五年的选集是最适当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编辑目的在于肯定与推荐这五年间表现较优秀的创作者，而不是整个八、九十年代的诗风演变，那绝非一部五年选集所能胜任的。

最后，
黄粱指出
“后现代倾向的风貌在全诗中仅成点缀”，那

是因为它还在“逐渐成形”（《诗选·序》），未成气候。马华许多的后现代诗都笼罩在夏宇、陈克华和罗智成的阴影底下，过度的因袭，没有自己的风格可言，能自制地吸收而不被这种诗风奴隶的，仅三五人而已。毕竟后现代的“输入”，不是经过一个深度反省的文化思潮，



或廿年，以纳入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五字辈作者，对一部仅有320页的诗选而言，是超荷的要求。假设这是一部相当于《新诗三百首》的1,348页大部头诗选，或者是文学大系中的诗卷，我们定然能充分呈现马华诗史的历时性演变。然而，在台湾编选马华的选集，本来就有资料上的

而是一些被年轻诗人奉为典范的台湾后现代诗，在教育／指导／规范着马华后现代诗的发展。他们大多只能静悄悄地复制着夏、陈的语言模式、意象、字眼，也许一般马华读者无从辨识，但这种作品只能算是成长过程里的习作，没有充够的选录价值。

至于黄粱对多位入选者就其语言现象、阐释手法所提出的评议，正好作为一种个人诗艺的体检，在批评中反省、修正缺失。借助他人的批评来提升自己，是每位创作者必备的胸襟与能耐。

以上的“内部实况”并非国外评论者所能知晓的，所以当这部诗选面对黄粱所抱持的宏观视野，便破绽处处；但以上各项批评与要求，是将来我们在编选各种文学选集时，必须加以重视的编辑方针，务必把这些难题处理得更完善。虽然这部诗选的各项缺失，可以让下一部诗选来弥补。正如黄粱所谓“它的视野展望于未开显



处，正待持续经营专注锤炼”，但处于中水平的马华新诗即将面对的，是一个不利新诗发展的未来；诗作的质量直接影响诗选的先天水平，必须有足够的佳作，才能编出优秀的诗集。

也许是听惯了中国与本地评论家的歌颂，某些马华文人对旅台作家或外来的重批评不以为然，爱

国之心令他们作出自卫性的反批评，但井里的声音无从改变井外的观点，冷酷的现实将用它大公无私的尺规，来检视我们的成果。身为马华文坛的一份子，笔者希望看到更多严苛的批评，在肯定我们的某些写作成果的同时，指出艺术技巧等诸方面的缺失，以及努力的方向。

文 / 黄万华 图 / 李也青

姚拓创作的 民族文化内蕴

1993年12月11日，第三届马华文学奖在吉隆坡揭晓，著名作家姚拓获此殊荣。评委们在《评审报告》中评介其“在个人文学创作上成就非凡，对推动马华文学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并“以豁达的胸襟与执着的爱护，栽培不少杰出的马华作家，使马华文学更具内涵，更富姿采，将马华文学的境界与地位提升至更高的层次”，因此，“可为写作界楷模”。

姚拓，本名姚天平，1922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巩县，1950年至香港，1957年

移居马来西亚，历任马来西亚《学生周报》、《蕉风》杂志社社长、主编达30余年。他于1950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小说集5种，散文集2种，戏剧集5种。砂𦵈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岸先生评论姚拓创作时曾说：“姚拓先生在文学语言与艺术手法上具有浓厚的华族民族特性。虽然他本身亦是现代文学的倡导者。”大马华文作协出版主任，著名杂文家甄供先生在论及姚拓的文学生涯时也说：“姚拓虽然是马华现代文学的提倡者，但他的创作思想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他的

文学思想属于开放型，即不囿于一门一户之见，可以归纳和接受文学艺术各种不同样式的呈现……”这些评述不约而同道出了姚拓创作的魅力所在：一种根植于中华传统而又呈开放型的文化内蕴。

姚拓曾自叙其散文集《美丽的童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0年版）是“记下一点土包子的回忆”，以“能够在混浊的日子里，保有一点点乡下人的气质”（《美丽的童年·自序》）。姚拓生于中原之地，长于洛水之畔，那是一块“没有这块地方，

真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应该怎样写下去”（《美丽的童年·黄思骋序》）的土地，历朝建都，人杰地灵，内孕着无限深邃浩渺的河洛文化。然而近数百年来却又“风尘万里昏”。姚拓寄情于这片土地，并不只缘于浓郁的血缘家族观念，更出于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内涵的渗透、濡染。且不论他的众多散文大多在家史身世的回顾中，把个人离愁、心灵乐园的追寻同民族历史遭遇揉合在一起而体现出丰富的传统文化意蕴，即便是原本擅长艺术虚构的小说，姚拓写的也“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真的故事，甚至写作时原稿中的名字都是真姓”，为的是“好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子孙们，多知道他的祖先们的实际生活，其中包括喜乐、悲伤或苦辣酸甜的滋味”（《姚拓小说选·再版序》，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2年再版）。这种近于纪实的小

说笔法，更是以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态，文化生命力为指归。

姚拓小说的背景大致分两类。《二表哥》（香港学生周报社1954年版）、《弯弯的岸壁》（香港友



联出版社1958年初版，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2年再版）、《四个结婚的故事》（马来亚图书公司1961年版）、《五里回之花》（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2年再版）等4本小说集，其“故事的背景，多数是在中国”（《四个结婚的故事·再版序》）；而《姚拓小说选》的“故事

内容完全以马来西亚为背景”。在前一类小说中，姚拓的笔触表现出中国文化人伦相亲的醇厚意味。

《四个结婚的故事》讲述了抗战末期云南驻军某连4个军人的战场和家庭生活。拿破仑型的王连长在

大别山鏖战日寇时，打得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竟一口气投掷了一百多枚手榴弹”，独身守住了阵地。但就是这么一个硬汉子，成家后却“退役”同妻子卖桔子去了。一排长张德明虽也儿女情长，但抱着“日本人不走，我永不回家”的情怀不离疆场，最后撇下“等候了十余年，而新婚的妻子”，撒手人世。

小说结束于“在人面前，我将说：‘我要学张德明！’，但在我的心内，我却对我自己说：‘卖桔子去！’”，传递出一种包含有浓厚儒家传统思想的人生困惑和追求。人伦和谐的道德文化，历来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命脉的一种精神内核。身居异邦的姚拓，或是落笔于对故国旧

居风土人情的深情回忆，如《不哭——打到你哭》写“丧父”、“葬父”乡俗礼仪中的至情真性；或是表现于对历史离乱造成的睽别家园生存环境的强烈否定，如《黑而亮的眼睛》写19岁的女孩司徒明离家流浪于广州、香港、新加坡的生涯；这些作品中呈现的内涵，都有着对人伦和谐关系的向往。但姚拓着墨最多的，仍是直接描写主人公身上那些体现亲亲爱爱、重义轻利等传统道德观念的品格。

《五里凹之花》叙述了一段温婉动人的恋情。从军西南的“我”同五里凹村寨的小芳姑娘相爱，历经磨难，终成眷属，促成这段姻缘的是“我”的同乡勤务兵阿塞。这个衣衫褴褛的穷汉子，冒险屡进五里凹，使“我”最后“智娶”小芳。“我”和小芳视他为再生恩人，但他仍然是那么平静而安闲地笑着”，什么报答也不要。《丘陵上》则借“爸爸”和“阿旺伯”在风雪之夜的不同遭遇，道出了“乡下人”“帮

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朴素人生观。当姚拓身居他国写下这些小说时，其心理世界追寻的指向是很明晰的，那便是对人伦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眷恋。

不过，这种对人伦相亲的传统文化的眷恋并未削弱作者的伦理思考。同30年代京派小说一些作者囿于保守的男性趣味来描写铸入伦理结构中的中国世俗历史有所不同，姚拓在那些中国大陆背景的小说中，写伦理现实而又超越了伦理眼界。《德中哥与德中嫂》称得上其中的

震撼人心之作。“这样和气，这样爱说爱笑，而又这样喜欢孩子的德中哥与德中嫂，却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两口子当面彼此讲过一句话”，这谜一样的缘由，“除了德中哥与德中嫂以外，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秘密，也许连上帝，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但读者仍能隐约感觉到了其中的缘由。小说的成功，在于作者揭示男女主人公在无言剧痛中煎熬的心灵时，展示了积淀在乡村琐细生活俗务上的伦理情调，一种由零碎而又具体实在的“家长里短”构成的文化氛围。这

种伦理情调、文化氛围一方面使家庭长幼有序、不乏温馨，另一方面却以牺牲个性、个人需求为代价换取着家庭形态的平稳。这种家族文化中的伦理痛苦被作者表现得含蓄而又使人有切肤之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这对互相沉默了30年的夫妇向对方发出的第一声呼唤给了德中嫂。她在弥



留之际，对德中哥竭尽全力迸出了一句话：“他……他……他表哥！你……你……你来了！”此时德中哥失声痛哭泪如泉涌，大喊：“我……我们……为啥……为啥不讲话……不早一点讲话……”。打破沉默的是德中嫂这一女性，足见作者在伦理思考视角上对传统男性趣味的突破，而他对伦理关系中两性关系的观察，也使他创作有可能切入人性、生命的深度。眷恋人伦相亲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沉醉其中，大概正是姚拓创作的文化心态。

从河洛之地走出来，而又久居海外的姚拓，其小说描绘的是一种视野不断变动的伦理文化，其中有血缘亲族的乡土情结，有同一祖先的文化认同感，也有更为广阔的，非地缘关系的人类相亲之情。《奇迹》写抗战胜利前夕，“我”在云南怒江畔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藏身坟墓中的日军重伤员黑木广良。“我”仇恨日军，欲手刃黑木。但黑木随身所藏的一张家人照片感动了“我”；他的家人不也“日夜祈求着他平安归

来”？“我”不仅未杀黑木，而且输血救活了他。20年后，黑木任职于日本驻新加坡大使馆，他每年同妻子一起为当地华裔病人输血两次，以“作为他们心灵上的补偿”。小说所描写的人伦之情，突破了地域、亲族之爱，升华到了一种人类相亲相爱的层面。但这种升华仍使人感到孕于河洛文化，因为“我”正是以一个中原之子的心灵来推及他人，而获得一种广阔的胸襟。

姚拓那些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小说，并不使人能感受到多少异质文化的意味。这其中固然有东方文化圈内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仍是姚拓笔下的马来西亚华裔同样深深浸染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让人过目不忘的是显示了中华民族乐天气质的幽默。

《姚拓小说选》中的12篇作品，几乎篇篇都带既缘于汉民族历史生活，也染有华侨身居异邦的现实境遇色彩的喜剧风格。《义务媒人》的诙谐幽默久为马华文坛称道。小说写“我”平生第一次做媒，

为阿英表妹物色了一位意中人，小学教师夏大福。老夏的“吃苦节俭”，“除非一百年前来马来西亚开天辟地的华人祖先们，才具有这种精神”。未料老夏未来的岳母金家阿姨悭吝刁钻，把女儿的出嫁当作摇钱树，再三施展“诡计”，不仅“逼得”老夏负债累累，得以完婚，还连累“我的太太全部典卖了她的首饰，用去了她的所有积蓄——这是她多少年来在买菜时五分一角节省下来的”。小说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写来，化解了小说情节中原本包含的激愤不平。这篇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生动展示了老夏婚事的戏剧性、喜剧性和“我”在冷眼看世相中讽世自嘲的心态，而且在于它揭示了幽默何以成为作者的创作心态。姚拓的幽默，不仅来自于汉民族传统的智慧形态，如在历史久远的政治专制威慑下形成的讽世玩世的幽默才能，更来自于他对百年来迁居东南亚的华裔久历艰辛而求解脱的集体心态的体悟。《义务媒人》中的老夏和“我”的太太，都特别被赋予了“吃苦节俭”到了对自己“狠心”



地步的品质，从中完全可以窥见华侨筚路蓝缕，开辟荆荒的历史。他们领略、承受着生活的沉重感，又力图在自娱娱人中求得解脱，幽默便是他们此时拥有的财富。

所以，姚拓创作中的幽默是有着自觉的美学追求的，他所写也许是平凡细微处的喜剧性，但并不缺乏对生活的理性评价；他嘲讽社会，调侃自我，同时也有着洞明世事后的温和。《保险生意》让人感受到了瞬息万变的都市商业气氛，领悟到了金钱主宰的现代人际关系，但“我”五做保险生意回回

善惩恶，生活境遇却每况愈下。而他被人误认“亡于车祸”却给他“遗属”的生活带来了戏剧性转机：报馆、书局以“死者已矣，生者何依”的募捐呼吁使出版物销路激增，倒也使周志奋的妻子免除死于冻馁。当周志奋伤势痊愈出院时，尽管他“怀念他的太太和孩子们，但他想到这个意外之‘死’对他们有这么多的好处时”，他独自出走东海岸渔村，在那里安然过余生了。小说对社会极尽讽刺之能事，而交织着凄凉的社会气氛，又不乏柔和、温煦的人物心理的结尾是有着热于世情、深味人生的智慧的。

“破产”的自我调侃更让人领略到作者在挖掘生活和人性中的喜剧意味时的宽容体谅。《走死运的人》中的小说家周志奋以殉道者的精神用笔扬

至于《东床快婿》中，“我”用4年大学生涯的“缓兵之计”来斩断女儿佟华同花匠刘健风的情丝，反倒成全了他们天长地久的婚姻，其喜剧性行文间的暖意就更浓郁了。

姚拓小说的幽默并非出于对现实痛苦的逃避，相反倒有着生命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降头》用一种交织着滑稽和严肃感的笔调来写素芬、菁菁、志文两女一男间的恋情“悲剧”，降头师傅“捉鬼”以求破镜重圆的情节更增加了小说的戏谑意味。但这些并非让人物摆脱其所扮演角色引起的缺憾感，而求得心理补偿。小说一本正经地展开男女主人公近于荒唐的举止，又一本正经地结束于素芬、志文夫妇重归于好，菁菁也怀着“我会活下去的，我欠了孩子们的债还没有还完”的心思出走他乡。苦中作乐的笔调中并无多少夕阳情调。其他如《九个字的情书》用简洁而不失细腻的心理描写“亲爱的不知名的小姐”和“亲爱的不知名的先生”恋情，男主人公那些使人哑然失笑的举止、心理，也使人

感觉到满溢着生命活力；《职业病》在对教师“职业病”的自我调侃中抨击社会、呼唤爱心。姚拓小说对生活的痴情，对生命活力的沉酣，使我们从一个艺术的角度体会到了东南亚华裔漂泊他乡而不失中华民族乐天气质的历史。

如果说，对大陆作家的评析，过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多多少少会隐伏着视文学为“文化”载体而限制文学向更深邃的精神领域和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开拓的危险，那么，对姚拓创作的评析，我仍不能不取民族文化的视角，因为姚拓创作让人感到异

常亲切的便是他在马来西亚那块土地上保存、传播着中原乡土气息，而这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姚拓创作的民族文化内涵还表现在语言特征、叙事视角等诸多方面，笔者还会在其他文章中一一论及。

朵拉“女性极短篇”《野花草坪》 经由台湾稻田出版社出版

由台湾稻田出版社出版的《野花草坪》是朵拉的“女性极短篇”，书评家刘海涛在序里说：“朵拉的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从日常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范围内取材，探讨现代女性的命运和价值观、爱情观，题材集中而且意蕴深厚，她的极短篇创作更是呈现了小说艺术的千姿百态和万种风情。”“在极短篇的创作中精心设置一个生活道具作为构思的核心和艺术描写的重心，是许多优秀极短篇作家的成功经验，我认为，朵拉的艺术个性在这一点所显出的不同之处是她对许多普通、平凡的生活道具有着别人少有的女性体验。”“朵拉的极短篇除了在创作题材上比短篇更为多样丰富外，她在极短篇的艺术手法和文体形态上同样也有多种多样成功的追求和实验。”

这是台湾稻田出版社为朵拉出版的第三本著作，也是朵拉的第八本个人专集，稻田出版社这样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朵拉的心思敏锐细腻，这数十篇极短篇，清楚地勾勒出现代女性的思想与命运，以及爱情生活的悸动和凄美无奈的心境……

此书设计精美，内容扎实，只售马币RM18.00（包括邮费），有意者请以支票或邮政汇票寄至以下地址：

LIM GUAT SEE
96, TAMAN DESA BINT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谈小黑的小说

文 / 彭志恒 图 / 谢添宋

小黑的作品是以内在的忧郁（《树林》）、积极的无奈（《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和沉重的戏谑（《白水黑山》）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给人以希望的作品未必都是什么好东西，“革命现代京剧”就曾给人希望，但他除了是政治疯子的艺术矫情之外什么都不是；反过来说，好的作品也未必都给人以希望。小黑的作品应当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好作品。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凝重的、浓缩的力量。这种力量迫人无休无止地沉思以至精疲力尽，然后，用最后一丝力量自行打破疯人臆造的所谓“希望”；而世界及人生的一般含义正是在这痛楚的“破毁”

中浮现——爱，乃是一般。在《前夕》的代前言《因为我爱》里，他这样说：

“这本书是因为爱而写的。

“说一个人对生命无爱，那是不确实的。

“说一个写文章的人对人生无爱也是不可能的。

“这份爱是亘古常存的。当民族遭受考验，国家面临抉择，任何有血有肉的汉子都会奋然起立。

“因为我爱我的民族与国家，我用爱来抗衡蛮横。

“因为爱，所以生气。

“因为生气，所以哀伤。

“因为哀伤，所以写下这书里面的篇章。”

小黑，原名陈奇杰，祖籍广东潮阳。195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巴东色海。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及教育系。现在一所中学担任校长。在马华文坛上，小黑算是一个较有成绩的作家。这与他拥有一个美丽的家有一定关系。他有一个女人味十足的太太叫朵拉，也以耕笔为业。如果说文学乃是对世界的阐释的话，那么，小黑跟朵拉的方法是一点都不一样的。小黑努力地把“碎片”拼合成一种真实，而朵拉却“游戏”式地把真实打成碎片。说明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运作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件极麻烦的事情，但确定无疑的是：二者构成真实的过程，二人的作

品可以被看作是这个过程的自我说明。而说到两个人之间的爱，那的确是我们这个悭吝的世界在传播福音上所做的比较好的事情之一。在《黑山巍峨、白水悠悠》的最后，小黑说：“在她（朵拉）的心目中，我还是最好的。”而朵拉则在她1993年出版的《行人道上的镜子》一书的扉页上说道：“献给一九七一年已经发表一篇被很多人视为‘非小说’全篇只有六十三个字的极短篇的小黑。”小黑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出版了4本小说集：《黑》（1979年）、《前夕》（1990年）、《悠悠河水》（1992年）和《白水黑山》（1993年），两本散文集：《玻璃集》和《一本正经》（1994年）；曾获大马文化协会小说奖（1985年）、乡青小说推荐奖（1990年）和“花踪”小说推荐奖（199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他的太太对他的支持和激励是分不开的。可以不很严肃地说，小黑的成熟乃是他的太太朵拉的作品。

如果说梁放（东马砂𦵈越作家）一直为他的理

想所感伤的话，小黑则一直为他所认定的现实所困扰。虽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很难划出一个人们所痴想的客观意义上的界线，但从其作品的大致情况上看，我们还是可以以“关注现实”来统括小黑的创作倾向（方法）。马华作家——至少可以说小黑——笔下的1957年独立以来的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是不能叫人乐观的。英国人殖民马来亚时期，除了尽其所能地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之外，几乎没做什么有益于当地发展的事。不要说人文教化，就是对于当时马来亚的经济社会，英国人的管理也是按照强盗的逻辑进行的。这大大延缓了当地的发展。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顺利结束了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之后，马来亚社会早在被殖民时期就已潜伏着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便很快表现出来。重建经济的过程屡屡被众多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社区冲突和政治斗争所打断。虽然从更高的意义上讲，这时的矛盾、冲突、斗争和混乱乃是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一



个必然的步骤，但它给个体心灵带来的痛苦却是令人刻骨难忘的。在这三十年的冲突与混乱中，华人社会所据理力争的主要是华人应得的政权份额、华人作为公民的社会权益和华语教育权利。这是个血与泪的过程；血与泪的现实与人的追求和平、快乐的天性相冲突便产生了小黑的感伤、忧郁、无奈和深远的悲哀；他凝定在作品中的情绪是对那三十年历史的最令人宽慰的说明，而他对死亡的富有特质的迷恋（《遗珠》）则是“……前夕”的颇具魅力的诗人情绪。

《一名国中男生之死》探讨的是（华语）学校教育与社会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双溪克朗县淡宁村唯一一所华文中学的

一名男学生在殴斗中致死，以此为导火索，该村上演了一场真实的闹剧。在这场戏中，各种利益集团以此死案为借口，互相指责劾弊，媒体则与各集团相寄附，兴风作浪，最后，把淡宁村这样一个小村镇闹得乌烟瘴气。在讲述这场闹剧的过程中，作者没有批判，也几乎没有主观情绪反应，只是平和、稳健地叙说各集团间的利害关系、报界的表现及社会良知的反应，从而简洁而有效地反映了当即的社会现实。在描写参与做戏的各种合法势力的同时，作家亦把笔触顺便带过因此事而展露的非法势力，较好地揭示了马来西亚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冲突、敌视、排挤相结合，民族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利益因素相交织，形成一种无头绪、无线索的盲态。另外，在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各集团、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大众都在关心这个青年学生的死，而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从三月十一日的案发当天，到四月六日的闹剧进入尾声，足足二十多天的时间里，这件令人痛心的命案却连初步

的法律结论都没有。这是作者留给他的读者的一个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一名国中男生之死》的结构模式堪称创新。这是一种精道的罗列。作者只举出时间顺序中的事件，而事件之间的勾连则留给读者自行处理。因而，不但作品的艺术空间因此得以扩展，而且，在结构全篇时，作者的创作思维活动也显得灵活利落。

《一名国中男生之死》所隐在的批判意识是强烈的、火热的，但它的对象仍只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一般现实，它尚未显明地表现出作家把这一一般现实与华人社会相联系而做专题处理的创作意向。对华人社会的权益做专题化的艺术处理是在以下的各篇中完成的。

《大风起兮》对华语教育的问题作了探讨。语文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它既是本民族的生命，又是其生命得以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语文教育乃是一个民族在多元民族社会中的文化权益和各种社会权利的必要前提。可以看得出来，作家小黑对华文

作为一种语文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处境是十分关心的。然而，《大风起兮》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却显得极为浅淡。当局把一位很好的华文教员，唐老师，从学校调离，学校的华文语文课因而暂停。学生们爱戴他们的唐老师，于是就找到唐老师家里去看望他，言谈中说了一些牢骚话。小说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淡淡的、令人茫然的故事。孑然无奈的意绪和孩子们反抗教育当局的虚弱无力是《大风起兮》给人以印象的两件东西；它缺乏对理想的筹划精神。这一方面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令人无奈的社会处境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那个社会不大开明、因而艺术创作就必然少几分自由的政治现实有关系。

在一个社会中，政治权利的多寡往往是这个社会中享有该权利的民族、团体、集团或某种势力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的最具说服力的指标。《前夕》讨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参政的潜力和政权现状，同时也推出了新的与中华文化传统不相容的政治理想。小说以马来西亚

政治生活的一般状况为背景，以坐着议员宝座的“二哥”的竞选连任为事件主体，纷陈竞选过程中的各种意见以及人的喜怒哀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争取本民族权益的政治生活图画。小说中的“二哥”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政治地位的最完备的说明。他是现任议员，但在为华人社会争取权益方面，面对非华族的政治代理人却显得力不从心。他因而养成了一种忍让、迁就的职业习性，缺乏突进精神。他的个人观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行为应该被看作是华人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民族社会中在争取权益方面与非华族达成某种阶段性平衡的产物。“爸爸”是个道地的本族主义者。他只关心华人的权利和地位，尤其关心华文作为语文的教育现状。他对“二哥”四年任期的政绩极为不满，因而“二哥”竞选连任时在是否继续投他的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严格来讲，他的主张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哥”是个商人，他做生意发了财，是前面说的那种平衡的既得利益者。他支持

“二哥”也关心他竞选的成败，但这只是因为“二弟”当了官儿，他的生意就好做。这三个人物象征性地构成着华人政治生活的现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保守这一

哥”，反而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二哥”。“二哥”因此对他不满，他的回答是：“我会记得你栽培我的恩惠。那是私事。在正义的一面，你却不能因此阻止我鞭策你们的意志。”

他的行为本身说明，他已经把“家”、“族”等他的老祖宗给他的这些观念完全抛开了，马来西亚的整体是他的理想，正义、民主、自由是他的信仰。他已经最初地摆脱了集体主义文化的迷雾，望见了个体主义文化天空下那美丽的星光。他的出现是“二哥”、“爸爸”和“大哥”所固守的现状对其自身的扬弃，他象征着东方世界的政治生活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基本方向。



现状的主要力量。而作者笔下的“三哥”则是改变这种不伦不类的现状的唯一生力。他在西方受教育，回国后，不但不支持“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伦理生活的基本单位，它集中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本质、性状和生存方式。《前夕》中；作者把几个人物都安排在一个家庭中，从各角色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上看，这种安排不

但合乎情理，而且也便于在小说情节展开中加入文化因素，从而加深对问题探讨的层次和力度，使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加厚重。从这个家庭的观念构成上看，一方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华文化中最坚实的核心内容仍紧紧地抓着这个家。“家”、“族”等观念滞留在“爸爸”的骨髓里，父对子的威严，子对父的驯良，父子关系与个人政治追求纠缠不清，这些东西仍构成着这个家庭的亲情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在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家庭里，我们也发现中华文化的裂痕。传统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以及传统的对血缘关系的迷信等等，在这里都有所淡化，家庭成员开始以个体的方式而非家庭的部件出现。这一切都表明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统一体在陌生的土地上已经出现破裂；而“三哥”作为家庭一员的出现则说明这种破裂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一种趋势。当然，“三哥”作为一个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人物其形象有欠丰满。

《十·二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暗淡的大

火》、《细雨纷纷》、《白水黑山》等作品，都是以华人争取社会权益的活动为题材的作品。这几篇作品在题材处理上并没有明显的专题化倾向，但艺术制作方面的别特使它们颇具魅力。

《十·二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记述了马来西亚1987年10月27日大逮捕事件，即被称为“茅草行动”的前因后果。虽然作者并未十分详尽地讲述那件事情，而只是剪辑式地将相关的事件、文字、思想、意绪等连缀到一起，但也足可以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当时风声鹤唳的现实。这是小黑唯一的一篇锋芒毕露的作品。在这里，作家一改前此压抑幽缓的笔锋，直捣问题心脏，用语火辣率直，对民族矛盾、政府政策失当、政治的不民主，全无避讳；而对宪法保障下的华人权益更是决然捍卫。读这篇作品，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节制之下滚动的力量和因对正义的爱而生的理性范围内的愤怒。在这篇作品中，没有了《前夕》中的

理想主义的筹划，但却弥漫灌了现实主义的批判。这里的批判真诚地向我们传达了小黑心灵深处的呼声：爱、公正、和平、团结。同时，也正是这种呼声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他的忧郁、无奈和戏谑。

《十·二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不是一篇纯粹的纪实文学作品，这里边还有一个纯属虚构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不是由情节组成，而是由极富感染力的各种情绪性因素构成，它主要包含了恐惧、迷惘、躲避危险、逃离死亡、焦虑不安等观念因素。它贯穿始终，对事情全过程具有赋予非理性含义的作用。

《细雨纷纷》写的是“我”的父亲上山打游击以反抗政府不合理的华人政策，而母亲则用二十年



时间痴等不可能回来的父亲这样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在“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家上山了。而“我”所知道的刚猛勇敢、不屈不挠的父亲在现实的意义上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使“我”感悟到“山是崇高的”、“森林是神秘的”。这个人物有深邃的理想、坚强的个性和无限的耐力，而这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风风雨雨三十年所锻就的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当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的象征，这种力量构成并推动了马来西亚历史的发展，同时，它自己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父亲被迫离开温馨的家，牺牲了母亲对他的爱，割舍了与“我”之间的父子亲情。这是一种令人疲惫的悲剧。“我”怀着对传说中的父亲的淡远而又丝连的心态，面对母亲凄凉的晚景，体味“纷纷细雨”中的忧伤与无奈。

《白水黑山》是个中篇，故事的主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发生在一个山城小镇，黑山镇上的事情。这些事情基本上

是日本人统治下华人内部的纠葛。有趣的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大致上与日占时期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差不多。这里有汉奸，或者叫做马来汉奸，如白猴。这种人做的事、过的生活和中国的汉奸大致一样。有不很投靠日本人同时也大发其财而且也不被华人唾弃的人，如“我”的大舅，还有一派刚直不阿、打汉奸同时又不与大舅一派同流的人，如“我”的二舅杨武和“我”的爸爸陈立安。他们是当时华人心目中最干净的人，同时也是“英雄”。这三种人分别代表当时的三种社会力量，它们互相作用，从而编织了黑山镇那些有趣但又荒诞不经的故事。有趣，是因为那段时日的一些不合逻辑的事件满足了人的不合逻辑的审美趣味。大舅因为会搞，在搞了白猴的女儿之后便一顺百顺。造物主给了他珍贵的理性，他便把这最可宝贵的东西转化成它的反面——化成生命的最原始状态，或者用小黑的原话叫“干”。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造物主的馈赠兑现成现实的利益：他“干”出了一个人丁兴旺，也“干”出了经济

发达。而荒诞不经则是那段历史的自我否定。对于“我”来说，那段历史实在可以马马虎虎，一忘了之，它不能给“我”子民对父的敬畏感，不能给“我”“意义”，恰如猴子撅腚露出的那片灿烂的红，不看也罢！

在《白水黑山》中，作家为我们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这几个形象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用传统的批评方法能够把捉到的个性鲜明、形象饱满等，而在于它们深厚的历史内涵。白猴是个马来汉奸。从道德层面而言，汉奸固然是可恶的。但作为一种现象，它的存在却包含着某些必然因素。它是两种文化在势差太大的情况下相互兼并所产生的必然现象。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有趣的伦理存在。在现实的意义上，它不属于任何文化，它只是文化自我演进的手段，因而也是历史前进自身的暂时的方法。白猴在《白水黑山》中是遭人唾弃的，但历史选择了他，并在纷争结束以后继续接受他。这足以说明一切。大舅则是历史的怪胎，也

是历史描绘它自己时最得意的一笔。他不被个体人所接受，但却为人的群体所容纳，他是历史在寻找它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自我嘲弄。“我”的母亲以及“我”接受了大舅，这乃是极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文化的自恋，而大舅与白猴的联合则是这种文化的自贱。“我”的母亲这个形象最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那个历史时段的生命情态。她不但接受大舅，而且能够容纳白猴。她构成了那段令人迷惘的历史的最坚实的基础。避遁山林、进行武装反抗的二舅杨武和父亲陈立安是中国文化的理想，然而，他们的下场最糟。这是历史的选择。而“我”对周围人、事的马马虎虎则是历史祭奠它那血与泪的过程的最佳心态——戏谑和遗忘。

如果说从团结、友爱、和平的角度看马来西亚社会的现实状况不能令人很满意的话，那么，小黑所认定的现实就更加令人失望。在《十·二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中，小黑写道：

“自从1970年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我国华裔即深深感受到在经济、政治以及教育上的权益渐渐被蚕食、败退。在教育的领域上，感受尤深。为了确保经济落后的马来学生



得以有机会接受高深的教育而实施的固打制度，造成了许多成绩颇为优良的华裔学生无缘叩响大学之门，虽然其中大部分学生也并非来自富裕家庭。在我国，华文教育始终是一项敏感的问题。尤其是1961年教育法令第廿一项（二）条文没有取消，更是华文教育‘颈上一把利刃’，随时都可以斩掉华小的命根子。”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各

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但到了八十年代，情况有所逆转。这一时期，华印巫三族的政治合作开始出现裂痕。有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开始拨弄民族主义情绪。1986年，在华人和印裔已经被宪法接纳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情况下，有人又提出“外来移民”的问题。这一切导致华人社会的极端不满，也给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混乱，并最终发生了1987年10月27日的政治大逮捕。

对于关心现实的作家小黑来说，这种现实是令人痛苦的。而反映在《树林》中的忧郁和极端的不安全感则是对这种现实的情绪性说明。《树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到虚弱无力和万般无奈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基本上由如次这些因素构成：恐惧、神秘、焦虑、无结果的期盼、不安全感和对生活的茫然。作品的主人公是两个孩子，一对兄妹。作者把他们放进一个令他们感到陌生和费解的世界里，然后，通过描写他们的心灵活动、情绪体验和不自觉的行为来发掘这个世界

的含义。小说一开始，作家就给出了“等待”这一主题。两个孩子在等他们的父亲回来吃晚饭；等待，在这里是这两颗生命的唯一的具有伦理意味的含义。他们等待的是父亲，这里的父亲是安全的象征。他们等的过程实质是对安全的渴望，而他们所渴望的安全始终没有出现——他们的父亲死了！《树林》中对黑暗的设置和释义说明了对安全的渴望和没有安全之间的矛盾。孩子面对黑暗的唯一的情绪性反应是怕；这个怕恰好就是需要安全与对无安全的现实的感知的统一。“树林”是作家为主人公的情绪找到的客观对应物，它是怕、不安全感等全部逆向情绪的集中体现。对于“我”来说，树林是神秘的、危险的和不可知的：

“父亲仍旧没有回来，我们坐在门槛上，面对着一座漆黑的树林，不知道要怎么办，黑嘴匍匐在地上，也学我们，缄默不做声。风在树林里吹。树林在白天里是美丽的天地。但是，太阳一下山，黑夜

浮现了，阴郁即开始蔓延。没有阳光，美丽的地方变成凄凄惨惨的场所。尤其是有风的树林。树叶们在互相交头接耳，不知道究竟在讲些什么。那种分辨不清的声音，更令我们惧怕。在那座深邃的黑暗里，我听见了许多不利于我们的胡言乱语。”

就是在这样的一座树林里，“我”的母亲消失

异对力量的象征物。

《树林》的世界是个极为独特的艺术世界。它不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小黑对他所置身其中的马来西亚社会现实的理解，而且多少反映了他对世界、人生的一般意义的理解。《树林》里有小黑的忧郁，同时也是他的忧郁的深化和升华。在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忧郁发展成了《遗珠》中对死亡的深邃的迷恋。

如果说忧郁是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情绪性反映的话，那么，体现在《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这个短篇中的怀疑和嘲讽则是作家的理智对社会现实之不合理的认知。小说中的世界是个给人以荒诞感的世界。一位退休工人汉鲁西丁打算把一块儿荒地辟作一个花园。这既响应了政府美化城市的号召，又为社会提供了舒适的休息场所。但事实上，他既没有得到市政方面的支持，也没有得到邻居的理解和合作。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因得不到各方支持看来只好放弃的计划却在人们痴狂地掘寻破碎的尿罐子



了，“我”也担心“我”的父亲会在树林中消失。

“一座树林究竟有几棵树？”“几株树才够得上称呼一座树林？”这是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而当“我”反反复复地追问这同一个问题时，树林已经成了一种巨大的吞噬力量，成了困境、障碍等

的过程中成为现实。建立一座花园由原来的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在的完全有可能，这不是社会按照合理的原则运作的结果，而是背离合理原则的产物，这便形成了一个令人迷乱的反讽：世界假以运作自身的所谓“理”乃是假象，这个“理”的背面隐藏着的“非理”或者说“理之非”才是唯一的真实。在它的支配之下，世界生活表面上是规律的，实质上是混乱的，表面上是自觉的，实质上是盲目的。小说中体现的是作家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深刻的怀疑，而支配着小说艺术世界的那个荒诞的力量——人对烂夜壶的痴迷——则是对这种怀疑的自动满足。如果说怀疑是《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所表达的作者内在的心理态势的话，那么，嘲讽则是体现为作品形貌的、向外挥散着的力量。就建一座花园由想到初步实现的整个过程而言，其真理不是社会效益，不是善心，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一只用过的、已经被砸烂的夜壶！这乃是对人类文明用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整个价值体系的尖锐的嘲讽。

小说中的小孩儿是个耐人寻味的设置。它是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个也许永远都解不开的结儿，同时也是很富有现代艺术气质的一个幻觉。它是世界自我管理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也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没有人能够证实它的存在，但它的确给汉鲁西丁带来了成功。它献给人们的是只碎了的尿罐子，但这只尿罐子化成了一座花园。它不属于那些痴狂的人们，它在他们之外，然而，他们对它深信不移。它戏弄人们，人们在被戏弄的迷狂中创造生活的美丽。小孩和痴狂的人们是两个端点，二者的综合便是汉鲁西丁作为人的含义。他一方面拒斥小孩的真理——尿罐子。另一方面又必然地拒斥人们对尿罐子的痴狂。这种矛盾关系构成了他的基本心态——无奈。

经过《树林》的忧郁和《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的怀疑与无奈，小黑走入了《遗珠》的对死亡的迷恋。由忧郁到怀疑与无奈，再到迷恋死亡——永远的和平，这是一个完美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但依稀显露小黑创作的心路

历程，而且也是他的创作的逻辑线路。

《遗珠》是小黑创作的逻辑端点，也是他的创作的逻辑顶峰。从不满现实、批判现实，到《遗珠》的摈弃现实，小黑完成了他以他富有个性的方式对世界的重新释义。这个释义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它却是完整的。这种完整性结晶于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的只是难以忘怀的疲劳感。而当这种疲劳感化作《遗珠》里的那一道美丽的死亡之光的时候，小黑的创作的确走到了它的逻辑尽头。

《遗珠》是一篇流俗的社会理性根本无法解读的作品。凝定为作品的创作思维是对所谓的“健康理智”进行顽强的背离的结果。如果“常识”是指人的理性中的社会性内容的话，那么这篇作品中是绝对没有常识的。它给人的完全是一种陌生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站在现实的反面对个体人的含义所进行的一次“悖理”的筹划，是超越现成的价值、既定的法则的一次努力。《遗

珠》是对“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即与人之生相关联的各种观念、观点、主张、理想、价值、方法等的自觉的背叛，它站在生的反面编织个体的存在含义，这里的个体不再是

“常识理智”所把捉到的生、生活、生命，而恰好是它的反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篇小说讲述的是死、死亡。死，是《遗珠》献给我们的关于生的一种意义；死亡，是它所建议的个体存在的一个美好的方向。

《遗珠》中的“遗珠”象征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法。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颗硕大的珍珠嵌在一座雕塑上，那时的世界是和平的、安宁的。后来，它遗失了，于是，世界开始动荡不安，冲突不断，危机伏起。使世界恢复往昔的安宁、和平只有一个办法——让黑珍珠复归原位。这是人类的理想。“我”的生命的含义正是在这里被给定的：“我”决计将珍珠从大海上带回，带到玛莫考古博物院，把它安放在那座雕塑上，——这会给人类带来和平。但实际上，“我”无论如何都做

不到这一点。“我”先是迷途，后来又遭人拦截，珍珠被抢，而且，当“我”躺在博物院前的阶梯上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不但珍珠复位的最后期限已过，就是那座安放它的雕塑也消失了。珍珠复位可以给人类以和平，但事实上它不可能复位；“我”生命的意义在于让珍珠复位，但事实上，不但珍珠没有了，就是复位之“位”也

们在这里都得到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和平与安宁的现实，因而，他们愿意把和平珍珠送到人间。而另一方面，“我”的没能成功则是死亡对“我”的召唤。“我”怀着黑珍珠奔向它的座位时在大海上迷失方向是“我”不自觉的对死亡的自动向往，而上岸后遭遇的那伙抢夺黑珍珠的人则是把“我”推向死亡的外在力量——

人间的纷争与冲突。

《遗珠》由是送给读者一个颇为有趣的命题：死亡可以给你和平，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是死亡本身。



不存在了。

象征和平的珍珠作为方法是从死去的人那里来的。这些死去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让“我”把珍珠带到人间，把和平带给人类。他们深爱着自己的世界，因为它和平、安宁，人在生的时候得不到的东西他

小说中，罕是“我”的理想。他静穆、深邃，他言语不多但每时每刻都在筹计，他行动专注、稳健、坚决而自信。他令“我”向往。罕本身就是死亡。“我”对罕起先是不适应的，发生在他那里的事情使“我”觉得“罕”，令“我”感到惊悚而迷乱，因为“我”自知“我”是生，而非罕那样的死。怕乃是不理解。接下来，“我”很快不怕了，因为

“我”理解了罕——死亡，“我”完全相信罕的话：“还是这里好，没有斗争，只有和平。真正的和平。”“我”因理解了罕而对他的信仰愈加坚决。于是，“我”怀爱着罕的真

理——那颗被称作“希望的源泉”的黑珍珠，回到人间。而当一切都化作乌有的时候，罕便在现实的意义上成为“我”的理想：“我”决定再次出发，去找寻那颗遗失的珍珠。

总体而言，小黑的创作就是一个令人感伤，令人感动的找寻过程。

**蕉
风
双
月
刊
订
阅
办
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 : 六期 \$9.50, 十二期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14.90, 十二期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16.70, 十二期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34.10, 十二期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25.40, 十二期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31.10, 十二期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 - 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58200 PUCHO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蕉风订阅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 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 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动物界犯罪率越来越高，各种动物冤声载道。

忽一日，狗法官又报来两个案子：一个是一只犯罪的鸡，贪污鸡蛋一千只；一个是一只犯罪的猴，不但贪污堕落，还杀害了一只同类。狮大王接到案子，便不加思索地按照杀鸡给猴看的惯例，判了鸡死刑，而将猴案挂了起来。

不想，这次开斩前却不大顺利，熊法官首先不同意，说，我们多年奉行这项政策，结果如何呢？鸡越杀越多，而猴子的犯罪率却没有降下来。再这么下去，怕是人类连鸡蛋也吃不上了。马检查长提议，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蹈前辙了，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杀猴给鸡看。否则，他这检查长就提出辞职。

狮王考虑再三，觉得有理。为了国泰民安，就改判猴子死刑。马检查长怕狮王有变故，建议第二天执行。狮王点了头。

这一夜，狮王就不得安宁。说情者络绎不绝。首先来的是只虎，说这只猴是他三百年前的老亲，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看僧面看虎面，不能杀这只猴。接着来的是只狼，说这只猴是他表哥的小舅子，平时表现不错，这次完全是一时失手，希望狮王能宽大处理。随后来的是一只狐狸，他说这只猴是他多年

的老邻居，又是朋友，且聪明能干，是个猴才。对于猴才，不能和一般罪猴同等对待。据说，人类对犯罪的人才也减刑处理呢！

说情者越来越多，排成了长队，连乌龟、甲鱼都来了。

狮王为难了。这怎么办呢？下达的杀令再不能更改了，如果更改，岂不让世人笑他说话不算数，将来还有什么权威！

正在为难时，一只千年龟对狮王耳语了一番，狮王的眉宇就展开了。

第二天，杀诚照常进行。

犯罪猴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于是，万民欢呼：吾王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从此，动物界犯罪率就大大下降。

若干年后，动物们突然又见到了那只猴，问其故，他只笑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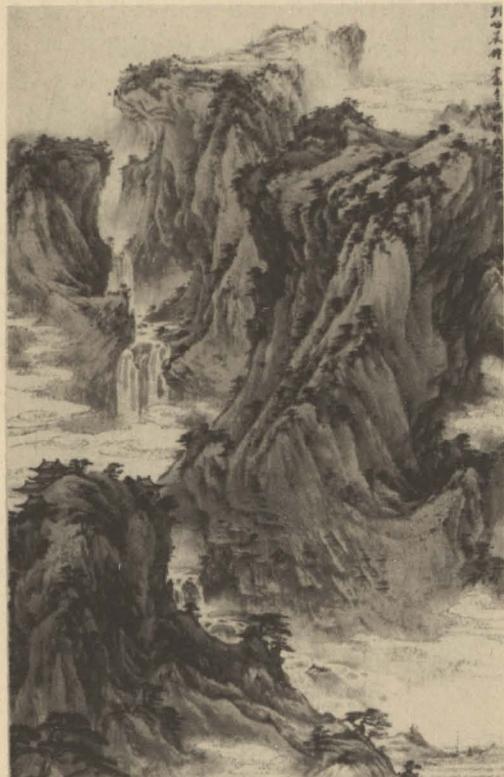
后来，动物们方知，那次杀掉的并不是猴，而是一只替罪羊，只是在杀害前，披上了一张猴皮而已！

◎张记书

杀 猴

葬礼三宗

葬礼（一）



其余的时间 我便端坐写诗
或阅读 一册怪异 善变的书
以日子踮脚的行速 自前几回我
便发现节奏及剧情渐转迂缓 内容
显明趋向空泛 重复 无可奉告
我开始胡思 乱想 调换坐姿
小小的疑虑 开始支使蠢动的
焦躁 然后

雨也停了 把书合上 蓝天
因为过度的漂洗而显得苍白 濡湿的
歇寂悄悄擦身而过 各式的水滴声
螺旋状地荡开 在空气里层层交吻
复叠 微击折皱的窗玻璃 脆弱的震动
不时透明地须触心某方块纤薄的地带
擦破了一痕痕精致 细腻的
哀意

快乐暂时这样地死去……

文 / 夏韶华 图 / 李德仁

葬礼(二)

其余的时间 我只端坐阅读
鲜少写诗 壁钟不断扭曲 溶化
我发现字句间的流速竟降低枯涸的局势
段落严重疏离 主题被筛选得留下
一片尘埃 感应告诉我 类式
干燥的学习经验隐约中又回来
我想 调整情绪的频率
是时候了 不久

曾在窗镜上速速疾走的雨迹已蒸蜕成
水的细花蝶 追着阳光绕道飞走 风
兜了一圈又急急折返 感性的唇
吮贴于镜面上 然后离开 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是永恒可以挽留的 合上书
惊觉所有跛脚的晦翳皆攀爬向房角
狠瞪住我 预备渲泻 瞄准背脊某节
难以辨认的弱点 凡扑 这其间的
企图 我深感困惑 而且束手无策

命运是不是真的偶尔比一切优越
超强与霸道 或许此类颓废的说法
是确存的 当指掌连虚无都无法
握紧时 彻底失守了 一些靠近的梦想
因某宗挫败的重量 再次仳离……

葬礼(三)

其余的时间 我依然端坐阅读
阅读一册同时也在阅读自己的怪异
善变的书 发现全书唯有一页已
涤褪到完美的雪白 而夜却深了
枝头有蝉朝向弦月幽啼 我熄灯就寝
睡眠在床底下惊醒 戏谑我以
狎猥的呓语 而我 坚持用二分之一的
清醒去等候 揣摩这种空洞的
葬礼 推测它的日期 甚至预先
草拟墓碑上的字眼 接着

我翻身 沉沉睡去 睡在
那张纸自焚的火焰里



沙河专辑



夜食集的潮声

高胆固醇的空气
分析着我们的味觉
香料辛辣的体息
游窜过口涎和齿间
进行某种诱惑
七时过后
摊子们撑起澄黄的暮色等待
等待一些麇集的潮声
等待一些饥饿的时间表
等待一些谋杀的进行
等待一些标本氧化的过程

还来不及净手祷告
叉和匙已开始争吵
椰浆饭很热带地
抄袭我们的食欲
一只家乡鸡有七种自杀的方式
在众多陪葬者的掌声中
圆寂

图 / 李明久

过了最后的驿站
车子在山色和暮色之间
选择一种倾斜的哲学
哩时表印证着一段
由西向东的离情
在曲曲折折的绿色
和回回转转的风尘中
咱们是故乡的一声叮咛

在日落之前
咱们必须晒干自己的身影
满山的凄迷或许是
群蝶遗落的
洒脱 一路过去
咱们生怕惊动打顿的
山峦
悄悄地追随一行孤独的脚印
而山的阴面是咱们胸膛间的
胎记
自断脐隐痛至今

一路过去
一排瀑布远远地呼唤咱们的名字
在小心野象的路标下

赶 在

日 落 之 前

—— 横 越 东 西 大 道

下午 茶的 暖度



战事暂时搁置在办公桌
忘却公事包里的那枚炸弹
(明天是休战日
上帝也需要放假)
在日子与日子的间隙里
你褪色的颜容
开始泛出一圈涟漪
超时工作的升降机
把冷气室内沉闷的气流
释放到街上
轻快的步伐舞过斑马线
把口哨分赠给花裙子
街车喷着蝴蝶
交通灯抛着媚眼
周末的体息
神秘地散发着……

一条跟时间决绝的领带
在公车上闭目养神
静静地想起一杯
下午茶的暖度以及
妻子的体温

沙河专辑

我以浓缩的夜色
来诠释你发的旋律
在全蚀的子夜
盲目的星星在空际
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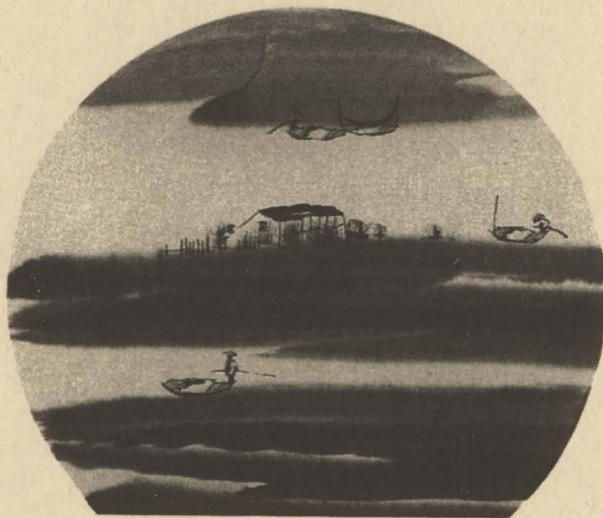
泼墨似的水声响自
天涯 玲珑的诱惑在体内沉吟
为了聆听泡沫的一声幻灭
我们必须同行
跋涉在脉动的变奏
并以手心传热
在黑暗中辨别方向

夜 色

在日出之前
爱情或已死亡
此刻
挑灯只为美化
一只蛾平凡的故事

与

爱 情



婴（一）

血色的梦终于苏醒
在三百日恒长的冬眠之后
我必须
我必须挣扎地走出那遥遥的
回廊
去捕捉第一道
曙光

在冷冷的早晨
冷冷的产房
冷冷的世界里
第一声啼哭是那么微弱
也是那么震撼
冷冷的世界
母亲的乳汁是唯一的
温暖

详细睨视
慢慢摸触
这陌生的一切
即使胆怯也找不回
来时路



婴（二）

酝酿在子宫的一场风雨
浑然成形
血脉和肌肉印证
今后的是是非非
摆脱脐带的枷锁
胸膛间犹烙印着千年的
胎记

给你火种
给你一个名字
给你一双跋涉的足
给你指模
给你一道泉源
给你锁匙
给你一张燃烧的
地图

你紧握的小手
生命线的雷声
正预告着一场
劫数



母亲的吟哦
是深夜里朦胧的灯火
用低温烘你
用乳汁把你提炼
提炼成一块钢
提炼成一株木槿
或提炼成一朵蕈状云

挣脱脐带
被拥入母亲苍白的颜容
此身已陷入天地的囹圄
你是一张饥饿的咀
你是一双泥泞的足
你是一块海绵
你是记忆的复印
你是谜面

婴（三）

谜面永远很童稚
谜底往往深藏在
墓志铭

灾

场

华氏四五一度拔河的腕力
以强暴的舞姿 考验
墙的气节 梁的风度
红云窜起在仓惶的支柱间
抛下了一枚手榴弹
烟雾在风向中迷失
模糊的脸庞缓动着
声音被压缩成一瓶
呻吟的可乐
呼啸声滚烫如熔岩
溅开如血花
眼眶中最后的一滴泪
被蒸发后
灰烬是唯一的答案

劫后的孤寂
象瘟疫扩张
颓墙上有激情后的
伤痕
在焦虑的天空下
一口破裂的空碗
犹在灶上哭着
一只失散的鞋子

(我的秘密就蕴藏在图案中
永不揭晓)

娇艳的尸体
静静地躺着
依偎在冰冷的玻璃棺木
天鹅绒裹住一片假意的
天空
哥罗芬的气息
标本了初绽的生命

山的记忆逐渐淡去
树的绿意逐渐僵化
手工刀割切着最后一丝
游息
在翅膀微微的颤动中
随着致命的美感而
冷却

(我的秘密就蕴藏在色彩中
永不揭晓)

蝴蝶标本

每扇开向 阳光的窗户

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市声迅速地膨胀
把昨日悄悄地蒸发
光线暖暖的手
安抚我被腐蚀的心情
许多旧事都折折在日记本里
象一片枯叶
穿过的睡袍有太多梦的残渣
一如昨日吃剩的面包
按时地发霉着

每一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晨起的燕子剪下一声啁啾
蚯蚓在泥土中蠕动的声响
惊动了我的耳鼓
我的目光依旧延伸向我熟悉的
街道
街道依旧延伸向寂寞的
焦点

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一朵花正在凋谢





刺
青

和我有肌肤之亲的
一尾青龙
被锁住在胸骨间
见首不见尾
我以动脉为之点睛
以静脉舒通它之经络
愤怒的触须
隐藏在淡淡的云层
一声长吟
沉伏在胸肌千层的
波涛

我的左臂是一块久经风霜的岩石
栖息了一只昂首的苍鹰
不安的翅膀撑起
叛逆的肩膀
却飞不起
这咫尺的天涯

右臂的锦鲤跃不过
龙门
腹部的仙人掌
得了严重的郁悒症
而我的脑部
纹住了某种
千百年的僵局

沙河专辑

今年的山色较往年蓊郁
回响于山谷间的歌声比往年嘹亮
地层流着甘美的血和汗
让户户人家展露欢颜

今夜
丰收的月光
橙黄如熟透的果实
柔和了咱们疲劳的双肩



舞（一）

今夜
火光泄露了山谷的秘密
山的节奏快速如心跳
血脉澎湃 手脚交换讯息
咱们必须膜拜
在雨季到来之前
咱们必须膜拜
在营火熄灭之前
纯朴的拍子被赤裸的足踝
轻轻踩碎
虫豸的和音
咀嚼着黑夜的耳朵
在女孩们含情的眼湖里
咱们皆是一抹抹摇晃的
倒影

沙河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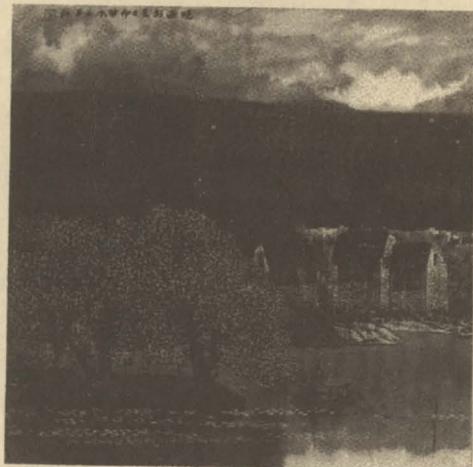
尖锐的金属声
宰割下每一对半醉的耳朵
电子音响以半拍诅咒
当琴弦以快感鞭鞑着五指
暧昧的灯光随夜色
一起坐下

琉璃闪耀着媚眼
迷惑着杯中的倒影
蛇的咒语
终于在女郎的腰间应验

鼓声隔着兽皮咳哈
雄性的火开始在两股间燃烧
大理石地板的汗光
在香水味中死去
多狡猾的旋律都会死去

当叛逆的酒精在体内计谋着
一张失贞的床
沿着你倾斜的双肩
必是我每一寸失守的
城池

舞（二）



沙河专辑

据说有一大片草原
被钢骨水泥埋葬了
就象我的窗景
我不敢预计它的命运
我不敢保证它的苍翠
不褪色

若果有一天
庞然的机械辗过我
窗前
以钢的血液注入
树的年轮
并且解剖它的内脏
躺下去的风景
将会哭泣

若果有一天
我的窗景被漂白了
打桩的呼啸将重重地踩在我的脑壁

风景

草拟一座悠然的山岗
在水之湄
以菊的蓝图 和清风对弈
饮雨的少年不再
愤怒的青年不再
中年的投影
惆怅如一张安乐椅
向晚 焚起一蛊书香
酣睡在缪思怀中
远处城中风雨不歇
轨迹和锈
象一只无匙的锁
尘封了年岁的巨门
此刻
我巍峨如星座
阅尽人间万家灯火

草拟一际无界的天空
让一朵淡泊的云
把胸怀中的版图
扩张

退
休
计
划

沙河专辑

为了拥抱你湿湿的柔情
我遂化为一朵雨云
为了窥视你恹恹的慵姿
我遂化为一尾困死在水纹的鱼
为了捞起一抹淡淡的霞色
我遂化为舷边的水声

从纷乱和喧嚣中来
我是河上一株假寐的莲
当景色在桨声中醒来
时间遂在我胡髭间
睡去

河上 冥想

宴

许多声音从瓶间
被释放出来
向瘟疫般传染在
每双油迹的嘴唇间
一些不关民生的课题 沉浸
在高脚杯中冒着泡
人造光的阴影
割切着缺氧的脸谱
一些肩膀传递着冷冷的气息
在皮鞋与地板争吵的角落
咱们艰辛地握向每只手
推销自己的细胞

骤然
时间碎开如落地的
玻璃
咱们的躯体已在华服中
死去

雷霆在他肺腑间
翻腾
阵痛自字里行间
骤然成孕
他吐丝成诗
让一朵莲在格子间
净身

取来一瓢天上的水
解了整世纪的渴
水中的月亮被捞起来
晒干后
从此
山中的雨声不息
松实结成绝句 坠落
如鸟鸣

深渊里的掌声
在猿啼中沉淀
愤怒的种子
在市声里茁壮
显微镜下
文字的脉络 殷红如血
他的眼神
是神经中最后的
一株喷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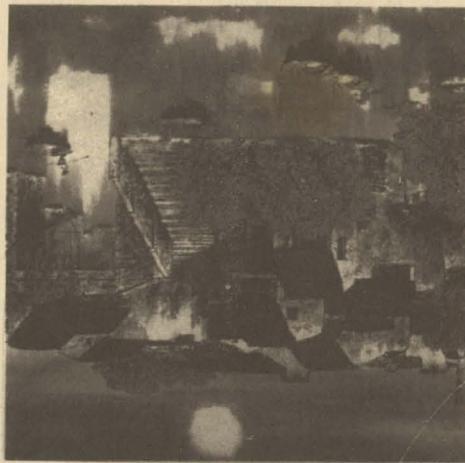
诗
人
之
孕



风的行踪

在瘦削的竹林里流连忘返的一抹夕阳
凭吊着纸鸢高挂的残肢
伤感着潮湿的气温
无骨的手势
婆娑出一丝寒意：
我可以温柔如诗
我可以呵气如情人
我可以从一则传奇中醒来
在子夜薄幸的萧声里
去探看
轻纱帏内
晃动的烛光
誓约的心跳 无法成眠
明日上京路的风沙
必然遥远且凄迷

我可以浪漫如游侠
我可以轻柔如叮咛
我可以在天际
醉卧在归鸟的倦翅上
牧着云
在白帆的弧度下转述水手的故事
在水影的侧光里雕塑粼粼的鱼纹
或绕过孤独的山峰
在禅坐的松林内 聆听
隐隐的涛声



我可以朴实如农庄的一缕坎烟
我可以百般无聊如檐下的风铃
我是严寒天候的一把利刃
我是千里大漠的迷茫视野
我是龙
我是劫后的狼藉
唉 我粗暴的个性
却能伴你在小小的斗室
轻轻地翻阅一纸柔情

沙河专辑

犬吠声响自人烟处
遥远且疏落
古渡口麇集了崩溃的秩序
芒鞋的离情
冷漠的过客
方向是唯一的答案
一行李的心事
泛滥了季节
拢岸的渡船
努力抚平水面的伤痕
轨道上的浪花
是浪子在天涯的一声珍重
澎湃的岁月
望瘦了两岸倾斜的风景
而岸边的卵石选择沉默
以绝食的毅力定位

登岸的新知旧雨
在腊腊的秋风中
是夕阳中一抹容易扭伤的
投影
且到茶棚去一论国事
或悠然地与时间对弈
或过滤淡淡往事
象杯中浮起的一叶
绿茶

我是一拂袖便会消失的
背影
该上路了 当夕阳已那么疲倦
该上路了 当撑舟的舵公
脸容浓得象
夜色

古渡夕斜



有

一座

(有一座岛
在我心深处低低呼唤)

早晨
紫外线解剖我们的肌肤
酸雨收割了向日葵的
青春
废气咀嚼着街景
并在我们的肺里扎营
我们走过干涸的河床
去凭吊岸边的鱼尸

夜晚
在后巷有一只被谋杀的
鞋子
癫痫的野猫跃过呻吟的
阴沟 望着模糊的月影
我是惧高的守塔者
深陷城市的泥沼
把眼泪哭成浊流

岛



(我梦见了鲁宾逊的墓园
在心的深处
在那座岛)